

林子

四六



漢書門			
二	九	二	三
〇	一	四	號
冊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三〇	二	二	漢
七	七	四	書
函	二	三	類
五	〇	號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43	
冊數	20	()	
函號	307	8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日占圖

林子自書心聖直指

卷端文庫

或問人之一身。皆則無所於用矣。而諸生之來受業也。必以良背語之者。何也。林子曰。天有四時。而冬則不用矣。人有四肢。而皆則不用矣。由是觀之。人之皆。亦天之冬也。豈其無所用耶。故人知有用之為

江存

有用而不知無用之為有用焉。天
人一也。又問易曰黃中。而道亦曰
中黃。易曰行庭。而道亦曰黃庭。自
羲文周孔以後。而世之儒者。皆諱
言之。懼其有以類乎其道。而人異
端之也。今子必欲舉之以教人者。
何也。林子曰。豈曰諱言之云乎哉。

亦且別求其義以訓釋之矣。若以
黃中行庭之有類乎其道者。非也。
而作易之聖人。其亦非耶。又况羲
文周孔。古今之神聖也。後雖有作
者。不可得而及矣。顧有不明夫心
身之大。性命之微。而專有在於言
語文字之間。手容足容之細也。豈

其然哉。且道家亦嘗飲食矣。而子亦將以其飲食之有類乎其道也。而異端之。而諱言之。而不復飲食之歟。余聞之師。而直指行庭心法如此。是雖天下萬世非之。而有所不能恤矣。子谷子龍江兆恩萬曆己亥夏閩門人游萬雋謹述

林子

心聖直指

艮背心法

林子曰。背字从北。从肉。背乃北方之肉也。北方屬水。今以北方之背之水推之。而南方之心則火矣。火陽也。南之而居前。水陰也。北之而居後。今以心之火之南。而洗之以背之水。之北者。易之所謂洗心退藏於密。孔門傳授心法也。

心正身才
林子曰。洗也者。洗之也。心屬乎火。而藏之以背之水者。洗之之義也。退也者。退之也。心居乎前。而藏之以背之後者。退之之義也。

林子曰。五臟皆麗於背。心既背而水之。則心清淨矣。心既清淨。則五臟亦皆清淨矣。

或問以心之火之南。而藏之以背之水之北。而心之火也。其不為背之水所熄滅邪。林子曰。世間之凡水凡火。則以形用焉者也。而吾身之真水真火。則以神用焉者也。水多則火滅。火多則水乾。此凡水凡火之性者然也。若夫以心之火之南。而藏之於背之水之北。豈惟水不能乾。火不能滅。而亦且能交相養。而互相用者。其神之所為乎。今以常人言之。神則寄之於目矣。而夜寐既熟。則藏之於腎。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至夙興之時。而目之神有不爽然清乎。藉其不夜而腎。神豈能清。今又以天道言之。日則麗之於天矣。而夜淪地中。則藏之於海。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

地中。則藏之於海。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

心聖書
至啓明之候。而天之氣有不爽然清乎。藉其
不夜而海氣豈能清。夫觀之常人則如此。觀
之天道又如彼。則夫艮背之說。前且後之南。
且北之。而易之所以示人者。可謂至精至微
至深切矣。

或問日之神也。而養之以海之水。心之神也。
而養之以腎之水。亦皆可得而定在之矣。至
於背也。其亦不可得而定在之者乎。林子曰。
是亦不可得而定在之矣。或前或後。或上或

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須參看行庭章中無
定在微旨方能知之。

林子曰。心之火易燃也。諸凡功名富貴與夫
聲色臭味。有順吾情而可喜者。則輒動其心
而隨之以喜。此是火燃而心不能止乎其所
矣。有逆吾情而可怒者。則輒動其心而隨之
以怒。此亦火燃而心不能止乎其所矣。始則
日晝牯亡。終則夜氣不存。夫至於夜氣不存
矣。豈曰燃之云乎。而燎原之勢。殆有不可得
而熄滅也。

心學真指
林子曰。初學之士。先須念三教先生四箇字。孔老釋迦。三教先生也。孔子之時中。老子之清淨。釋迦之寂定。皆吾心之本體者然也。故無時無處而不念三教先生者。蓋有似於侍立三教先生之側。而不敢須臾違也。念三教先生者。初從口念。而至於背之腔子裡。久則念念只在於背。念念只在於背。則心常在背矣。念卽心也。念起於心。而非心之外。復有能念也。

林子曰。艮背之功。以念止念之心法也。以其念之逐於外焉者。妄也。今則返之於內矣。或者以念之逐於外也。固妄矣。而念之返於內也。不亦妄乎。林子曰。凡屬有念。皆妄也。皆妄則皆非也。而何分於內外邪。故以念而止念者。以妄而離妄也。以妄而離妄者。以夷而攻夷也。程明道曰。內外兩忘。渾然無事。此爲學之極則也。尚書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此爲治之極功也。然始學之要。忘外爲先。外旣忘

心學真指
四
矣。然後方可語之以忘內之功者。有漸之教也。

林子曰。或目交於物。而動我好色之心焉。然不必咎乎其色也。但當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好色之心。其有不忘乎。或耳交於物。而動我好聲之心焉。然不必咎乎其聲也。但當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好聲之心。其有不忘乎。或曰。此非其心之咎歟。林子曰。若復咎其心焉。豈不反動其心哉。蓋我元無此好色好聲

之心矣。以見色而聞聲也。而始有此好色好聲之心焉。今則惟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不知有色。而不知有聲。而不知有心。夫一念之誠。而至於心。且不知矣。則又奚有於色。奚有於聲耶。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林子曰。士者以讀書爲業。或讀學而特習之句。卽如念三教先生四箇字。亦念入於背之腔子裡。自一句而至於百千萬句。無不皆然。由此觀之。一日讀書。則是一日行我工夫。一

歲讀書。則是一歲行我工夫。若不讀書而馳逐乎其外矣。便是放心。便是不能行我工夫。至於講論酬答。辯議寒暄。亦復如是。然後方爲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焉。然此道也。自古聖賢皆從三綱五常中密煉得之。而非他也。若堯舜之父子。湯武之君臣。周公之兄弟。不亦可槩見乎。又皆從士農工商中密煉得之。而非他也。若伊尹之莘野。傳說之版築。膠鬲之魚鹽。不亦可槩見乎。然此道之不明久矣。

而世之爲學者。率皆不知所以煉之。卽有高明之士。而語之以道也。則彼必曰非入山習靜不可也。我今則縻於俗矣。又奚敢以少窺斯道之藩籬哉。此蓋道流釋流之邪說。有以入人之深也。抑豈知煉之以三綱。煉之以五常。以士以農。以工以商。乃所以消磨氣質。而爲吾進修之一大助邪。且財色人之大欲存焉。最人之所難離也。若處山中。而財心暫隱。未見矣。而自以爲能忘財者。非也。色心暫隱。

未見矣。而自以爲能忘色者非也。入山以求靜者。其試思之。然艮山也。而山其心者。艮背之義也。若不求艮於心。而求艮於山焉。心豈能靜。心不能靜。而曰有得於山者。豈其然哉。借曰心亦能靜。而有得於山焉。是亦暫隱而未見爾。見則輒復如初矣。况綱常倫理大道。士農工商之常業。乃反以求靜之心。而毀裂之。而棄去之。可乎。不可乎。

或問道家所謂煉者。不其非乎。林子曰。何可非也。蓋煉也者。煉之也。以火燒金。煉之之義也。道書曰。未煉還丹。莫入山。故煉之以三綱。煉之以五常。煉之以士以農。以工以商者。煉之也。然煉有四義焉。神而煉之一也。形而煉之一也。我而煉之一也。人而煉之一也。神而煉之。以煉其神。而操其存也。形而煉之。以煉其形。而去其病也。我而煉之。以我而煉我也。人而煉之。以人而煉我也。或問何謂我煉。林子曰。卽余之所謂煉神煉形者是也。何謂人

煉。林子曰。乃古人之所謂困內困外者是也。何謂形煉。林子曰。以病而去病。猶以念而止念。借假以還真也。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蓋形不清則不能明。不清不明。而志氣反爲其所污矣。又安能如神而可以前知邪。易曰。神以知來。至誠之道。清明之在躬也。又問。清明在躬。林子曰。夫人之躬。有氣有形。而未必其皆能清也。氣不清則濁。形不清則穢。而其氣之濁。形之穢也。皆足以塵吾七竅而病之者。病也。而不清。而不明。而不聖人也。職此之由矣。病而病之。以去其病。故曰。惟其病病。是以不病。然而道家之所謂煉者。則異於是。何也。林子曰。不知也。而余之所謂四義者。乃余之所以自煉。日用之良方也。然其義四也。其實三也。要其歸一而已矣。一者何。曰。心也。心主乎中也。心主乎中矣。神其有不定乎。形其有不清乎。神既定矣。形既清矣。卽有如周公之困內。孔子之困外。而其中自有不亂者存。

六

焉。此煉之之要道也。

孔子曰。操則存。夫既煉矣。而又操之者何也。林子曰。必其先有以操之。操之而後煉之也。然則何者謂之操。林子曰。譬言匹夫懷璧。而心在於璧焉。惟恐盜也得竊而有之。故操之者。煉之也。

或曰。易艮其背也。吾乃今始知之矣。而曰不獲其身者。吾甚惑焉。敢問。林子曰。此自其工夫之純一者言之也。吾知有吾之背而已矣。

吾知艮吾之背而已矣。抑豈知外其背也。而復有所謂身歟。蓋將以思不出其位而忘之也。吾知有吾之庭而已矣。吾知行吾之庭而已矣。抑豈知外其庭也。而復有所謂人歟。蓋將以思不出其位而忘之也。此乃不獲之實義也。豈非其純一之守邪。然獲也者。失之反也。子獨不聞之。志士仁人乎。志士仁人。惟知其心之有此仁也。是雖至於不獲其生焉。殆亦以仁之故。失之而不之恤矣。惟知其心之

有此義也。是雖至於不獲其身焉。殆亦以義之故。失之而不之恤矣。如此而日操之。如此而日煉之。故不特廟廊之上可得而爲之。而三軍之中亦皆可得而爲之矣。不特三軍之中可得而爲之。而之夷狄而蒙患難亦皆可得而爲之矣。蓋身在此則心在此。心在此則念在此。而念念不忘之下。尚且不獲其身矣。而又况身外之物也。得而奪之乎。

林子曰。人之身有九竅。八竅南嚮。而其一也

稍後以通穢也。至於背也。皆無其竅。有若墻壁然。退而藏之。何其密乎。本義曰。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惟其不隨身而動也。故能不獲其身矣。然背之真去處也。元不隨身而動。猶天之北辰也。亦元不隨天而轉矣。或問真去處。林子曰。所謂孔顏樂處是也。易曰。止其所處。卽所也。而止其所者。居其所也。故居其所而不動者。天之所以爲天也。止其所而不動者。人之所以爲人也。又問聖人之道無

方所矣。而曰止其所者。何也。林子曰。北辰之居其所也。而天忘之。艮背之止其所也。而聖人忘之。故有念則有着。有着則有所。由有念而至於無念。此堯之所以安汝止。忘其所而不知矣。若人之一身至細也。亦有北辰而居其所歟。林子曰。人之一身。一小天地也。孰不知而信之。何獨至於天之北辰也。而疑之。夫以天之北辰而擬議之。則是人之一身也。似獲乎背之北辰以爲用矣。而艮背之不獲其

身者。何也。林子曰。人之一身。固獲艮背以爲用矣。若精神命脉之以和以調。視聽持行之以運以用。而艮背則但止其所而已。夫何爲哉。獨不觀之天乎。天之全體。亦獲北辰以爲用矣。若日月星辰之以照以臨。雨風露雷之以鼓以潤。而北辰則但居其所而已。夫何爲哉。抑嘗觀之磨焉。磨之爲物也。豈不獲其心以爲用哉。而其心之止乎其所也。則亦不隨磨而轉者。天之北辰也。觀磨則知道矣。故君

子之始學也。亦惟所其背之北辰而居之爾。艮之六四曰。艮其身。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或問既曰不獲其身。而又曰艮其身。身其有不同乎。林子曰。不獲其身者身也。乃以人之身而槩言之也。而艮其身者身也。豈非所謂身之中而爲背之腔子者哉。故特於六四言之。蓋艮之初。趾也。二。腓也。三。限也。五。輔也。而六四者。其心乎。

行庭心法

林子曰。人之首。崑崙山也。四肢。四海也。腹中。國也。腹爲中國。而北則恒山。南則衡山。東則泰山。西則華山。而腹之中。中國之中也。高山峙乎其中矣。高山乃古洛地。以其在天地之中也。曰土中。易曰。乾爲首。坤爲腹。又曰。正位居體。體亦腹也。坤屬土。又曰。行其庭。庭亦坤之土也。獨不觀之天地乎。天之極上處。至地之極下處。總八萬四千里。而吾身一小天地也。心臍相距。亦八寸四分。若心臍之間。乃天

地之間。中心之中者。庭之中也。而一點靈光。元在乎其中者。天地生人之初也。又不觀之。雞子乎。雞子之中黃者。土中也。天地之間也。易曰黃中。是亦中黃之義也。中黃之中有一點者。雞子之太極也。故天地之中曰土中。而吾身之中亦曰土中。雞子之中曰黃中。而吾身之中亦曰黃中。然此中也。豈無定在歟。林子曰。亦無定在也。譬之子宮焉。有深有淺。有浮有沉。而黃中亦然。有上有下。有前有後。

或問天地之間。天地之中也。而亦無定在與。林子曰。亦無定在也。今以易之六爻言之。一陽來復也。而天地之間。似乎在地之下。三陽而泰也。而天地之間。又似乎在地之上。若以間字之義。而必曰當在於地之極中處者。迂也。蓋天地之神化也。無方無體。固有不可得而執之。而度之也。若果植之仁。寄息乎其尖矣。蓮肉之心。貫徹乎其內矣。况雞子之得陽也。或在於黃之極中處焉。上之下之前之後。

之其亦無定在也有如此由是觀之則夫間
字之義又豈必於天地之極中處也而後謂
之間邪。

林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而易之太極者中
也。心也。今合內外二卦而言之。上二爻者天
也。下二爻者地也。中二爻者人也。人也者天
地之中。天地之心也。又分內外二卦而言之。
若內之中者中也。心也。而外之中者中也。心
也。至於八卦六十四卦之環乎其外。而其中。

中也。心也。易曰。易無方。又曰。冒天下之道如
斯而已者也。而其所以無方而冒天下之道
者。則皆我之中也。皆我之中。則皆我之心也。
夫豈惟易道爲然哉。而諸凡上而極其天之
所覆。下而極其地之所載。而盈於天地間者。
則皆我之中也。皆我之中。則皆我之心也。由
是觀之中也。心也。天地人焉一也。孰爲天之
中。地之中。人之中乎。又孰爲天之心。地之心。
人之心乎。故中也者。心也。心也者。中也。一而

已矣。

夫曰庭矣。而又曰行其庭也。敢問行之之義。林子曰。行也者。行之也。天行健之之行也。天之行也。日一周天。何其健與。若吾身亦一小天地者。周天之行健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吾身之庭。太極立焉。而天則旋之於其外。而往來之不窮矣。艮曰。時止則止。太極立焉。時行則行。周天行焉。又不觀之繫辭乎。繫辭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又曰。寒暑

相推而歲成焉。又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行庭之心法也。或問行庭心法。豈不有所謂真實工夫之可言邪。願夫子明以教我也。林子曰。余今請試言其方。須先以五行之心。安於中心之心。而爲土中者。以敦養之。自有消息真機。而心身性命相爲混合矣。一屈一信。一往一來。真有若日月之代明。寒暑之錯行。其殆天運之自然。是亦吾身之一天地也。始而有意。終於無意。

或問行其庭行矣。而曰時止則止。太極立焉者。何也。豈行其庭也。而有止之之功乎。林子曰。止之者。所以行之也。故止也者。良乎其庭之中者。吾身一太極也。行也者。環乎其庭之外者。吾身一周天也。子不觀之天乎。而包羅乎地之外者。莫非天也。故北辰之居其所者。天之止也。而儼之以吾身之太極也。其有不同乎。特吾身小而天地大爾。三百六十五度者。天之行也。而儼之以吾身之周天也。其有不同乎。特吾身小而天地大爾。

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敢問何者之謂位。豈非其所止之位者。中歟。林子曰。背之中。位也。庭之中。亦位也。故思不出於背之中也。位之以存心矣。思不出於庭之中也。位之以立極矣。

林子曰。一陰一陽。而一點之善。落於庭之中焉。成之而爲性也。其陰陽妙合而凝不測之神乎。猶一夫一婦。而一點之善。落於子宮之

中焉。成之而爲人也。其夫婦妙合而凝。不可
知之道乎。夫旣妙合而凝。成之而人焉。子而
又孫。孫而又子。而生生之無盡矣。夫旣妙合
而凝。成之而性焉。而聖而神。而文而武。而變
化之無窮矣。

林子曰。人未生以前。未有性命。未有此一點
靈光。至始生之時。天乃命之以性。卽有此一
點靈光者。繼善而成性也。卽此一點靈光。易
謂之太極。而性命未始分也。至太極而陰陽

焉。則性命分矣。性則寄之於肉團心裡。卽名
曰神。命則寄之於臍於腎。卽名曰氣。曰精。
林子曰。性而神也。旣寄之於肉團心裡矣。神
火也。遇物則燃。其能不爲物所引而去之者
乎。然而夜氣清明之候。而神則猶在於肉團
心裡矣。日復一日。人化爲物。豈特爲物所引
而去之而已邪。故先收此放心。而艮之於背
以立基也。然後將此神氣。復返性命。而歸於
一者。所謂陰陽而太極也。若也。不知艮背。則

不知存心。不知存心。則不知立基。基不立矣。神其有不馳乎。神既馳矣。氣其有不散乎。氣既散矣。則亦安能返陰陽而太極之。以復我一點靈光邪。

林子曰。菓植之仁。中有一點者。太極也。而抱之以兩者。一陰一陽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易也者。兩而化也。太極也者。一而神也。而無極也者。未始一也。先天也。先天也者。太虛也。神由此明。化由此出。而一點靈光之妙用。固有若是其大矣。

孟子曰。君子引而不發。若所謂約之以禮者。卽孟子之所以引之也。約禮也者。復禮也。約之以禮者。中道而立也。中道之中。堯舜之中也。而允執也者。立也。孔子三十而立。孟子先立乎其大者。皆此立也。然豈曰中道而立。而允執之者哉。而知及之者。知及此中也。仁守之者。仁守此中也。知之好之樂之者。知此中而好之樂之也。成之者。性而成性存存者。存

存此中也

林子曰。人有人極。而中道而立者。人建其有極也。性由此而盡焉。命由此而至焉。不惟修之於身爲然也。而舉而措之天下。則有不能外矣。皇有皇極。而中天下而立者。皇建其有極也。百官由此而正焉。萬民由此而治焉。不惟觀之人道爲然也。而遠而察之天道。則有不能違矣。天有天極。而衆星拱之者。天建其有極也。四時由此而行焉。萬物由此而生焉。

夫天且不違矣。而况人乎。而况皇而出治。聖而爲學乎。是故君子貴立極也。或問道無爲也。而子每曰立極者。何也。不幾於執着之者乎。林子曰。夫天且有其極矣。而天亦執着歟。譬之樹藝然。根旣固矣。更復何爲。由此而條而華而實。而自有不容息之生理存焉。固無俟於助長。而亦惡得而助長之。若余之所謂立極者。亦猶是也。極旣立矣。更有何事。由此而賢而聖而天。自有不能已之真機存焉。固

無俟於執着。而亦惡得而執着之。故樹藝在於固根。而爲學本乎立極。此惟可與知者道。難與俗流言也。

林子曰。易以此一點靈光。謂之善。曰繼之者善。而孟子亦謂之善。曰可欲之謂善。又謂之幾希。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卽此可欲之善。特幾希之微爾。惟此幾希之善也。與生俱生。乃我所性而有焉者也。而曰有諸已之謂信者。何也。蓋天之生人也。雖曰性有此

幾希之善矣。但百姓日用此幾希之善。而不知爲吾性之所固有之可欲也。雖有若無。而謂之信。有諸已不可也。如能知此可欲之善。是我之所固有者。是我之所日用者。而安之於吾身之土。以敦養之。則此善也。其不爲我之所實有乎。故謂之信。由此而克實。由此而光輝。積久之盛。成章而達也。夫旣曰克實矣。而又曰有光輝者。何也。殊不知此可欲之善。本自太虛中來。至靈至聖。至神至明。唐堯以

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表。以格上下。文王以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方。以顯西土。周公以此善也而擴充之。明光上下。勤施四方。是其光輝之發也。固有若是其大矣。然而始也。特其幾希之微爾。

中庸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何者。謂之誠。寂然不動者。誠也。何者。謂之明。炯然不昧者。明也。寂然不動之中。而一點靈光。自然發見者。誠而明也。炯然不昧之神。而渾然本體。無可執着者。明而誠也。故誠則無事矣。明則反身而誠矣。

林子曰。太極也者。一也。一點靈光也。明也。無極也者。未始一也。一點靈光未始有也。誠也。余嘗譬之石焉。寂然冷也。又惡有所謂火者。石而擊之。而一點真火生乎其中者。幾而形也。以薪傳薪。明明之無盡矣。至於薪既窮焉。而火則又安在哉。此乃復其寂然之本體。而性者。誠也。故一點靈光者。誠明之幾希也。而

輝光朗耀。有若日月之照臨者。誠明之無盡也。

林子曰。夫太虛也。而天之矣。而地之矣。而復日之矣。若聖人之太虛也。則亦氣天之氣。形地之形。而一點靈光。是亦天地之日也。故日之光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至矣。而我一點靈光之照臨也。其有異於日乎。然有神則有氣。而天之氣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周矣。而我浩然正氣之充塞也。其有異於天乎。

神本無神也。氣本無氣也。而太虛之太虛也。固於天地之內。天地之外。而無不太虛矣。而我空空洞洞之太虛也。其有異於太虛乎。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或問何者。謂之聖。何者。謂之仁。林子曰。心之神明不測之謂聖。心之生意不息之謂仁。此言心乃中心之心。而非五行之心也。聖得此以靈。仁得此以生。若余所謂一點靈光者。中心之仁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而忠臣孝子。丹心一點。耿耿而

不昧者。亦此一點靈光也。然此仁也。元安於中心之心。與生而俱生也。而中心安仁之聖人。則亦不過復反此仁於中心之心。而安安之也。然此聖也。仁也。皆本於性也。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若或物矣。必不神明。而又安能聖邪。必無生意。而又安能仁邪。此大學之所以貴格物以致知也。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或問聖人之心。固有此中矣。而常人之心。亦有此中乎。林子曰。此乃赤子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常人豈無赤子之心邪。但常人。不有以致之。若存若亡。故不能皆中節。感之以善則善。感之以惡則惡。蓋以其中無主。而爲物所遷也。或問致之之道。林子曰。先致之於其中焉。而允執之者。致也。

近有秦姓者。以儒門而慕老氏之學矣。初聞守中之說。以問林子。林子曰。中在何處。答曰。心腎之間者。中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

守之而未見其功矣。數年復以守泥丸爲問。林子曰：泥丸在何處？答曰：頭有九宮，宮之中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又數年復以守丹田爲問。林子曰：丹田在何處？答曰：臍之下一寸三分。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秦姓者曰：三者之傳於其人者皆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曰：守之而未見其功者何歟？林子曰：守之而又安能有其功乎？蓋此三人者皆以口耳之見聞欲以窺老氏之大道，而老氏之大道顧有在於見聞之末，得以億逆而知之邪？若夫所謂心腎之間者中也。九宮之中者泥丸也。臍之下一寸三分者丹田也。載之道書可得而考也。又奚待此三人也？始得而知之，始得而言之邪？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林子曰：道無定體，中無定在。從古以來未有能以見聞之末億而逆之，以窺此玄微之大道也。而口口相傳，心心相授，自有真機存焉。卽有顏

心
再之知慧也。則亦安能不由師傳。可得而知也。而又况知慧之不及顏冉者乎。夫道流之所謂道者。今且不復論矣。而儒流之所謂儒者。余竊惑焉。其曰正心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正者何如爾。其曰勿正心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無待於正者何如爾。其曰誠意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以誠者何如爾。其曰無意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以無待於誠者何如爾。至於許多名目。互相同異者。亦惟襲取聖經之片言。以自立一門戶。而又且旁搜遠索。以爲口頭套子之資爾。豈其有所自得於心。而能體之於身邪。

虛空本體

或問太虛。虛空矣。而天地亦虛空歟。林子曰。天地亦虛空也。然天地有形氣矣。豈其能虛空歟。林子曰。天地有形氣。而無形氣者。虛空也。又問聖人亦虛空歟。林子曰。聖人亦虛空

也。然聖人有心身矣。豈其能虛空歟。林子曰。聖人有心身而無心身者。虛空也。夫既有形氣矣。則又安能無形氣歟。林子曰。有形氣而無形氣者。忘其形。忘其氣也。夫既有心身矣。則又安能無心身歟。林子曰。有心身而無心身者。忘其心。忘其身也。

林子曰。形氣者。天地之細也。而天地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形氣之外。而非形氣之所能拘也。心身者。聖人之細也。而聖人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心身之外。而非心身之所能拘也。故太虛其虛空乎。而氣形盈於太虛之中者。太虛不知也。天地其虛空乎。而庶類盈於天地之間者。天地不知也。聖人其虛空乎。而萬事萬物森羅於聖人之前者。聖人不知也。故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特其天地有形氣而無形氣。聖人有心身而無心身者爾。而其所以覆載照臨。所以錯行屈信。所以流峙生生化化者。亦皆太虛之妙用也。亦皆天

地之妙用也。亦皆聖人之妙用也。同一虛空也。同一妙用也。余故曰。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幾非在我。化不可爲。若今教人者之所以教。與夫教於人者之所以學也。余不能知之矣。其教人者曰。汝本體本虛空矣。汝面前光景。皆汝之妙用矣。而猶有待於修證。而擬議耶。其教於人者曰。我本體虛空矣。我面前光景。皆我之妙用矣。而又奚待於修證。而擬議耶。中庸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似此絕德。豈其遠之云乎哉。遐哉邈矣。遠之而無方。望之而猶且不可。而又况能遵而行之者乎。豈其高之云乎哉。峻而極之。高之而無上。仰之而猶且不可。而又况能躋而登之者乎。余惟以此絕德。無以用吾心。而致吾力也。故甘守自邇自卑之訓。庶幾得以漸復本體。下學而上達也。或問本體虛空矣。而子顧有所不能學歟。林子曰。余固不待學而得之矣。夫既曰不待學而得。

之矣。而曰無所用吾心致吾力而難之者。何歟。林子曰。余未生前。余亦虛空也。但余既得之。而今且忘之矣。聞之者無不發一大笑。要之。我自有一。我自復之。則亦何難之有。然此乃仲尼不踰矩之時。極則之地也。若非有天下之至聖至神。其孰能與於斯。而乃今學者之爲學也。豈不失之太早乎。

林子初棄去舉子業。而欲學聖人之學焉。曾從儒門聽講格物之旨。而問曰。何謂格物。師曰。卽凡天下之物。而表裏精粗。格之無不到焉。是雖一草一木之微。諸凡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間者。皆當有以察之矣。林子彼時難之。而又以爲問之不可以不審也。乃復問曰。何以格之。夫豈無其要乎。師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朱子或問。不有是言乎。林子曰。卽凡天下之物。何其衆也。而兆恩亦嘗自慎思之。若兆恩

之癡且魯也。則將何以格之。然卽此一松一梅也。何者。謂之事爲之著。何以考之。而念慮之微。又何以察之。將從其根也。而考之。察之乎。抑或從其枝與葉也。而考之。察之乎。又不知從何文字中。可以求松也。梅也。之理乎。縱知有此文字也。又將何處。可以得此文字。以爲我考之。察之之一助乎。且海宇之內。誰能講論此松也。梅也。之理。而從而索之乎。如此格物。豈能今日格此一松乎。明日格此一梅乎。况人之生世也。不過百年。而物之續紛也。殆不可以億萬計。縱有萬年之壽。亦且不能卽凡天下之物。而盡格之矣。此兆恩自思自忖。不能服行夫子之教。殆非敢於夫子之前。強爲辯論也。於是林子去之。而偶值玄門之師。師曰。子求長生乎。曰。非也。求飛昇乎。曰。非也。求拔宅乎。曰。非也。師曰。三者皆非子之所願學者。而今子之所求者。何道也。林子曰。

老子所謂先天地生。巍巍尊高。何者謂之尊高。而爲天地先乎。其師不答也。又所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何者謂之玄牝。而爲天地根乎。其師不答也。林子固問之。師曰。吾子欲學道。先須辯識。何者爲鉛汞龍虎。何者爲卦爻斤兩。何者爲進退抽添。何者爲年月日時。無一而不明之於心。而得其精且微焉。然後方可語汝以玄牝之門。天地之先也。林子曰。夫旣如是辯識矣。豈不起種種心。生分別見邪。於是乃談運氣之說。林子曰。心靜則氣自運矣。而顧有在於運氣以反傷其氣乎。又於是復談調息之功。林子曰。心靜則息自調矣。而顧有在於調息以反爽其息乎。已而復去。而從禪門。以請釋氏之教。師曰。子知釋氏之頓教乎。林子曰。不知也。固兆恩之所願聞也。其師卽默然趺坐。剎那間。豎拂而問曰。會麼。林子不覺發一微笑。師曰。子豈迦葉邪。吾

之教張矣。林子曰：兆恩委不知吾師之所
以豎拂者何教也。而師乃曰：吾之教張矣
者何也。敢問。師曰：吾言輕不足以度子矣。
我有師在方丈。可往見之。當自明矣。林子
遂入方丈。請見。師曰：凡邪。聖邪。林子曰：無
凡無聖。師曰：有階級否。林子曰：若有階級
卽非西來意旨。師曰：如是如是。林子曰：此
不足異也。此乃僧僧相傳口頭套子也。師
曰：是固然矣。然子曾齊乎。林子曰：不也。若
所謂心不染汚而爲心之齊者。兆恩尚未
之知焉。抑曾坐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心
不起念而爲心之坐者。兆恩尚未之知焉。
抑亦曾經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歷萬劫
而不壞而爲心之經者。兆恩尚未之知焉。
明日遂去。而復造一書院。而某先生講論
於其中。適有來受業者。而以正心誠意爲
問。某先生曰：子何以問正心誠意爲哉。獨
不有孟子之所謂勿正心。論語之所謂無

意耶。其人茫然。不能復問。林子乃言曰。心不正。而心之猿有不跳弄乎。意不誠。而意之馬有不奔馳乎。答曰。心本不猿而邪也。而又何待於正。意本不馬而妄也。而又何待於誠。林子曰。心本不猿而邪固也。今既猿而邪矣。不有以正之。其如心猿之跳弄何哉。意本不馬而妄固也。今既馬而妄矣。不有以誠之。其如意馬之奔馳何哉。答曰。我本體虛空矣。豈復有心猿之跳弄。意馬之奔馳哉。林子曰。豈其然哉。若子所謂虛空本體者。豈非釋氏之言乎。而儒者所謂太虛同體者是也。無修無證。而直超最上一乘者。卽堯舜之神聖。其猶難諸。而精一執中。又非堯舜之所以修所以證乎。昔者孔子之贊堯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至於舜也。只曰君哉舜也。而亦未嘗以天許之矣。今子曰。心不復猿。意不復馬。豈子之神聖。遠過堯舜。而以堯舜爲不足大歟。且子

獨不聞成章後達之訓乎。譬之木焉。以漸而升。而子卽欲以頓
而進。譬之木焉。以漸而升。而子卽欲以頓
教接人乎。殆非余之所能及也。故正心也
者。下學也。由正心而至於勿正心者。下學
而上達也。誠意也者。下學也。由誠意而至
於無意者。下學而上達也。此孔子有漸之
教。而人莫我知者。以此。但余不信心之所
以正意。之所以誠者。何如爾。憂愁憤悶。殆
若窮人之無所歸焉。而兆恩求道之心。至
此亦云勤矣。豈意天不愛道。而鑒我一點
不退真心。不十年間。幸遇明師憐我而教
我也。直指此心是聖。而所以與兆恩言者。
一皆四書五經。曰。由孔孟以來。而此書乃
爲疏釋所晦。而不明。至於今矣。若夫艮背
行庭微音。尤且諄諄爲兆恩言之。及別。乃
復謂兆恩曰。汝布衣也。不有以小試之。其
孰從而信之。兆恩曰。何以試之。而使人信
之。師曰。試之以病。病已。而人信之。然則何

以已人之病乎。師曰。汝少小時。豈不誦體
胖。胖面之書乎。體胖由於心廣。胖面本於
根心。况易之黃中也。而條理之竅妙。足以
宣暢四肢者乎。汝亦惟持其志而無暴其
氣焉已也。兆恩曰。請問其方。師曰。醫者意
也。而方固在汝之心矣。於是乃著心聖直
指。分作艮背行庭心法二。及虛空本體三
章如左。雖曰顯泄殆盡。然亦其可得而言
也。至於次第工夫。微詞奧旨。則亦有不可
得而言者。龍江林兆恩

自書心聖直指卷後

始而良背行庭。終而本體虛空。此乃君子
之所以不外心以作聖。而爲有漸之學也。
或問良背行庭矣。而不察識擴克。可乎。不
可乎。林子曰。惡乎其可哉。蓋余之意。則以
爲作聖之漸。固不可不知所以良背行庭。
亦不可不知所以察識擴克矣。又問良背
行庭之功。或有所未至。而卽欲察識擴克
焉。可乎。不可乎。林子曰。惡乎其不可哉。蓋

心聖直指跋
余之意。則以爲作聖之漸。固當無時無處。而不艮背行庭。亦當無時無處。而不察識。擴充矣。內外之交。致其功也。動靜之不遺。其力也。真積之盛。久當渾化。其有不契機。知性。而復其虛空之本體邪。子谷子龍江。兆恩。

心聖直指跋

跋曰。昔者吾

師三教先生。以歸儒宗。孔之大。倡道於南海之濱矣。而去病之方。且有明驗。當是時也。夫孰不以道家者流。竊議我先生者。而先生亦不之辯也。抑豈知其特藉此小試之方。以爲倡明斯道之一助邪。大抵先生所言。悉皆義文。周孔之大道。四書六經之正義也。經邦始得聞之。不覺且駭且喜。而其

所以喜之者。以經邦私自慶幸。而不知前身何緣得以與聞義文周孔之大道。以及四書六經之正義也。而其所以駭之者。以又不知吾師從何授受。得聞而知之邪。抑豈或默會道體。無師自悟也。數以請問。而先生但微笑之而已。後至嘉靖甲子之冬。而經邦得從先生受業。至是已兩易歲矣。乃始出艮背行庭。虛空本體。而以心聖直指標乎其端。曰。此書昔者黃生州見之。今共子二人矣。復為經邦發其微旨。及諸次第工夫。至於旬日。始明且盡。而耳提面命之下。又真非直指集中所可得而既也。經邦因是而思惟之。亦復與同志而擬議之。如此大道。而不免於忌者之口。何歟。卽此艮背心法。誰得而知之。誰能發其微旨。與夫工夫次第之如此。其明且盡也。然所謂艮背者。惟見於艮之彖辭已爾。而他諸經未始見也。但思不出位之言。而曾子紀之。

曾論者再矣。至宋周濂溪乃始贊之曰。讀一部華嚴經。不如讀一艮卦。而亦未嘗出一言以直指其義也。何歟。至於行庭心法。虛空本體。而又且能道前人之所未嘗道者。蓋先生此書。直從義文周孔心地上。敷揚闡發。而曠世相感之機。真非有待於擬議而安排之也。故義文周孔之易。而原備於先生之心。而先生之心。又非有出於義文周孔之易之外也。第先生此書。不肯輕以示人。而亦未嘗以與外人道也。若與外人道矣。而又出其書以示人矣。其誰不從。而心服邪。經邦少守儒者緒論。雖曰不喜支離之習矣。然亦皆從口頭上做工夫。而乃今得之先生者。是皆心心相授。鑿鑿而可見之行矣。經邦則何幸如之。經邦則何幸如之。一日先生閒居。經邦侍側。經邦進曰。昔者孔子孟歷聘諸國。非專爲得位行道焉已也。抑將藉此以明其道於天下。而

使春秋戰國之時。人人得而知之歟。林子
曰。然。余且圖之。翌日經邦又進曰。心聖直
指。以發明斯道微旨。及夫次第工夫。獨詳
於他諸集。若他諸集既付之梓流矣。而直
指不一以示人者。獨何歟。先生曰。汝獨不
聞仲尼之所罕言者。非命非仁歟。而門弟
子之所不可得而聞者。非性天道歟。經邦
曰。春秋之季。道固不明矣。猶未有害道之
人生乎其間者。故孔子得而罕言之矣。若
至戰國之時。楊墨則害道矣。天下之言不
歸楊則歸墨矣。而孟子乃顯言孔子之道
本之性善。載之七篇。且明且盡。而有所不
恤也。是豈其得已也哉。故因俗爲政。政不
失俗。隨時設教。教不違時。若必執古之道
以救時之敝。豈曰變通宜民。行權而順應
也邪。先生曰。我且以非非三教。而先攻其
非是矣。使人信之。而後以此心聖直指語
之。而未晚也。於是經邦且紀而藏之。俟命

梓流而附其名於驥後云。門人劉經邦百
拜謹跋

附言

先生此書著之於嘉靖甲子之夏。劉兄之跋
撰之於隆慶丁卯之春。先生初稿。今既散
刻於聖學統宗諸集中。卽劉兄之所跋者。
只存十之五六矣。而此書又近來先生之
所更定者。跋中所云黃生某者。九思之父
也。父賦性敦實。而時人咸以長者目之。年

幾四十。始從先生受業。不二易歲。便有悟
性。先生遂命之爲教授師。而同門諸友亦
咸尊之。曰南松師長云。父初不能詩。後有
所作。率有玄致。如曰香浮神室三更月。火
漑丹臺一息風。曰能了心身皆幻妄。可將
性命屬乾坤。曰不是落花隨流水。落花流
水兩忘情。等數十語。皆爲時流所欣賞。惜
乎島夷之變。而遺稿不復存矣。茲因同門
汪伯傳等鳩金命梓。而九思亦與校正之。

任。故得僭言末簡時。

萬曆戊寅秋八月朔日門人黃九思百拜

附言

心聖直指跋

吾

師龍江先生所著聖學統宗若干卷。蓋以合
儒道釋者流。而一之以孔子之儒矣。若非
非三教諸篇。先以攻其非。是所謂不直則
道不見也。既已直矣。然後方以聖賢大學
之道語之。庶乎其蔽易開。而其言易入也。
茲者先生入新安。歷古杭。復著心聖直指
以示諸生。其書先艮背。次行庭。又次虛空。

本體諸凡聖學統宗中所秘密不欲言者。乃今顯露殆盡。故曰直指云。舒馨等盥手焚香。三四讀尚不能釋卷。而嘆曰。此義文周孔之道統。千載傳心之要法也。或者以參同契言坎離水火。而先生亦言坎離水火者何歟。先生欲挽三氏以歸孔子之儒。顧乃不諱言坎離水火也。豈不援儒而入於道。而參同之邪。舒馨應之曰。吾嘗觀義文周孔之易。不諱坎離水火。而漢魏伯陽參同契。乃直取義文周孔之易。而參同之也。今儒門者流。欲以附孔子之驥後矣。內無所主。不能自明。其是恐人以已爲邪。而道之。而參同之也。其所以諱言坎離水火者。蓋此之由矣。子以爲義文周孔復生。尚談易乎。否也。旣談易矣。尚談坎離水火乎。否也。夫坎離水火。而爲義文周孔復生之所必談矣。則義文周孔復生。亦可以道而邪之。而參同之邪。必不然矣。嗟乎。道之

不明也久矣。而儒門者流，乃將義文周孔
坎離水火之談，盡付之道家，恐其免已也。
而諱言之，不謂之義文周孔之易之一大
阨邪。非惟坎離水火之說爲然也。若所謂
玄矣。而大舜之玄德，且將諱言之。丹矣。而
武王之丹書，且將諱言之。虛矣。空矣。而繫
辭之六虛，論語之空空，屢空，亦且將諱言
之。此直指之書之所由作也。故先生寧使
人以已爲邪而不恤，毋寧使義文周孔之
易之不明於天下後世，而邪之而參同之。
此蓋先生繼往開來之盛心也。舒馨亦儒
流也。徒誦孔子之言已爾。初以病甚，懇投
門下。旣而病愈，復語舒馨以孔門心法之
大者。乃益信先生之道，寔聖賢大中至正
之道。萬古不能易也。梓人竣事，舒馨不揣
踈陋，僭言末簡時。
萬曆戊寅陽月朔旦，榕門人李舒馨百拜
謹跋

書心本虛篇卷端

夫魯論一書。是以聖人之心。而言聖人之道者。尚矣。若曾子之大學也。子思之中庸也。孟子之七篇也。皆以大賢之資。述其所聞。而言聖人之道。抑足以發明聖人之心者。次也。由孔孟以來。至於今。豈惟無有乎。

心本虛篇
聖人生於其間。以言聖人之道邪。而其言者。則又失乎聖人之所謂道矣。余愧非賢者。無所比數。但昔者嘗竊聞之。而有所謂孔門心法焉。故不揣分。乃謬以心法。而強言聖人之道者。豈不自知僭妄。冀以俟來者之折衷云。子谷子龍江林子兆恩

林子

門人袁希朱校正

林得泰命梓

心本虛篇

或問聖人貴虛歟。林子曰然。程子曰。虛者道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故天地以虛為德。聖人亦以虛為德。又問聖人豈其盡天地萬物而虛之。子然一身。獨立於人世之間邪。林子曰。此世俗之謬談。而非聖人之所謂虛也。聖人

之所謂虛者。虛其心也。又况心本虛焉。而聖人惟復其本體之虛之自然爾。虛心以應世。故可以富貴。可以貧賤。可以患難。可以夷狄。境不礙心。心不礙境。故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豈其孑然獨立。而盡天地萬物而虛之者。虛也。

林子曰。心惟其虛也。故能應物。而不凝滯於物。物之當仁也。則仁卽此而在。物之當義也。則義卽此而在。倏忽而仁。倏忽而義。蓋有竝行不悖。而不自知矣。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若墨子之心。則倚於仁矣。而應物則有仁之迹。揚子之心。則倚於義矣。而應物則有義之迹。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豈其心之有所倚於仁。有所倚於義耶。故無物則虛。虛則無所倚。無所倚則無迹。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心兮本虛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應物無迹也。當喜而喜。

心本虛篇
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喜怒哀樂。從何而發。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豈非聖人虛而無我。故其功用則有若是其大歟。若大學所謂有所者。有我而不虛也。宋儒有言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物則失其性而不虛矣。此大學之所以貴格物也。又曰。心虛然後一天下之動。惟虛故靈。靈則感應而無不遂通矣。惟虛故明。明則觸物而無不畢照矣。故有我則有所。有所則有物。有物則有迹。有我有迹。豈其能虛物而不虛。豈其無迹。

林子曰。心猶鏡也。虛而明者。本體也。鏡中所照之物。物之影也。影有去來。若執去來之影。以爲鏡者。妄也。然此心大而無外者。太虛也。心惟其太虛也。故能範圍天地。而與太虛同體矣。余心鏡指迷篇。謂鏡一物也。其厚不能分。而其徑又不能寸。中之所涵。何其廣且遠也。况心則非銅非物。無方無所者乎。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我也者。心也。心兮本虛。本無內

外也。

林子曰。去來之影。鏡之照。鏡之用也。知鏡則
知心矣。或問何者爲心之用。林子曰。鏡之照
卽心之知也。照乃鏡之用。而知乃心之用也。
又問知固心之用矣。而曰知是心之本體。心
自然會知也。此言非歟。林子曰。心之知。目之
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一也。視聽持行。豈
非耳目手足之用乎。曰然。然則謂視聽持行
之用。爲耳目手足之本體也可乎。曰不可。夫
視聽持行。旣不可爲耳目手足之本體矣。而
謂心之知。以爲心之本體也可乎。余因之而
例言之。而子其試聽之。子其曰。知是心之本
體。心自然會知。而子不以爲可乎。余今亦曰。
聽是耳之本體。耳自然會聽。視是目之本體。
目自然會視。持是手之本體。手自然會持。行
是足之本體。足自然會行。而子亦以爲可乎。
夫知旣不爲心之本體矣。豈不曰。無知也。乃
心之本體歟。無知則似入於禪。林子曰。若文

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豈其禪邪。

論語曰。空空如也。宋儒釋之。有曰空空者孔子也。有曰空空者鄙夫也。或問二說未知孰勝。林子曰。孔子空空也。鄙夫空空也。空空者本體也。孔子鄙夫一也。但孔子能復其空空之本體。而鄙夫則失其空空之本體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心之竅則能知。猶口之竅則能言也。赤子之無知。未能言焉者也。大人之無知。無不知。能言焉者也。然則鄙夫其赤子歟。林子曰。赤子之心。未嘗亡也。但鄙夫之無知。猶人之患啞。竅尚未啓。一赤子也。至於變幻譎詐。不復有純一之心者。而人每以鄙夫目之。雖其有知。豈若無知。余嘗有言曰。鄙夫者二。有有知者。有無知者。故鄙夫之無知也。雖曰非大人之達矣。而質任不欺。殆孔子之所謂空空焉者是也。若鄙夫之有知也。而變怪叵測。殆孔子之所謂

無所不至焉者是也。

或問孔子之空空。是亦天之太空。是亦天歟。林子曰。然。然則鄙夫之空空。是亦孔子。是亦天歟。林子曰。然。但鄙夫每自鑿其空空焉。故不孔子。不能天也。若見父。卽能孝。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見君。卽能忠。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見孺子入井。卽有怵惕惻隱之心。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此其虛心以應世。而孔子之天。則固在也。至於不能忠。不能孝。不能仁。而曰鄙夫者何也。此蓋失其本虛之心。而鑿其天者然也。

或曰。莊生以虛爲達。固儒門所不道也。豈孔子之心亦貴虛歟。林子曰。世俗之人心。不能虛。而以莊生爲藉口者。然也。若孔子之心。不虛。豈其能時。豈其無可無不可邪。若伯夷。虞仲。夷逸。朱張。與夫荷蕢。丈人。沮溺者。流不曰世之稱賢哉。但其有所可於心。有所不可於心。故不能時。不能虛也。張子厚曰。由太虛有

天之名。故天不虛。則無以造物。聖人不虛。則無以同天。且天之生人也。有耳有目。有口有鼻。故自其統同者言之。則耳目口鼻。異形之中。而未有異也。設有異焉。則不可謂之一本。難以統同。自其辨異者言之。則耳目口鼻。同體之中。而未有同也。設有同焉。則不可謂之萬殊。難以辨異。一本而萬殊。統同而辨異。此天地之太虛。故能生生化化而無迹也。若以虛爲儒門所不道矣。則天之太虛也。亦皆爲儒門所不道歟。

或曰。世俗之人。以莊生爲藉口者何也。林子曰。世俗之人。豈特事君之際。孔子所謂患得患失。無所不至焉。已哉。卽其一位之卑。一祿之微。一名之細。一利之小。則凡可以竊卑位。盜微祿。覬細名。獲小利者。何不爲也。或曰。莊生是歟。林子曰。余不知其是也。亦不知其不是也。但其達也。而祿位名利。則不足以入其心矣。

林子曰。虛之用大矣。堯舜虛其心。以處於父子之際。故可以禪受。不然則不仁。湯武虛其心。以處於君臣之際。故可以放伐。不然則不義。周公虛其心。以處於兄弟之際。故可以東征。不然則不悌。

林子曰。心惟其虛也。故能而敬而信。以宰宇內。心惟其虛也。故能立德立言。以教萬世。心惟其虛也。故能合德於天地。合明於日月。合序於四時。合吉凶於鬼神。心惟其虛也。故能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參天地贊化育。

林子曰。心惟其虛也。可以語而足以興也。可以默而足以容也。心惟其虛也。可以出而不爲通也。可以處而不爲高也。

吳有詞客。携生平所撰詩。若文十數卷。入閩造林子。而問曰。聖人果可學歟。林子曰。可。然聖人之心。能通達萬變矣。抑豈後世之人之所能企而及哉。林子曰。聖人之心。與我不殊。

也。心惟神明不測。故能變化無方。今卽子生平所撰詩若文而觀之。則子之心。殆亦能通達萬變而聖人矣。吳人瞿然異之曰。豈其然哉。林子曰。子而詩焉。能三百篇。能漢。能魏。能六朝。能唐。能宋。能元。子而文焉。能典謨。能訓誥。能紀世家傳。能序。能記。能頌。能箴。又且能抑能揚。能縱能橫。能翕能張。能短能長。能製廟廊黻冕之語。能裁山澤枯槁之言。能練釋氏空寂之句。能爛霞侶翩逍之章。若子者。亦可謂通達於詩若文矣。此其本虛之心。故能變化有如此者。况以子之才。而志於聖人之學焉。則未有不聖人也。而通達萬變。不於子之詩若文也。可槩見乎。

或問心本虛矣。豈不先虛其心。以爲從入之門邪。林子曰。夫心本虛矣。而聖人之心。又以虛爲大矣。若所從入之門。則先自存心焉。始故六十耳順。七十不踰矩。非以其十五志學。三十而立。以爲從入之門邪。大而能化。聖不

可知。又非以其可欲之善。有諸已之信。以爲
從入之門邪。故曰下學而上達。子夏曰。日知
其所亡。音志亡則操而存之矣。孟子曰。君子之
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所存者神。
若楊簡學於陸子靜者。而非孟子。則曰聖人
之學不貴存。豈不遺厥下學所從入之門邪。
故謂下學所以上達則可。謂下學卽是上達
則不可。余故曰。下學乃上達之基。而存心寔
虛心之本。自邇自卑。成章而達。而進德之序。
不可亂也。如此論語曰。君子敬而無失。又曰
修己以敬。敬也者。心之主乎中也。豈非所謂
心在腔子裏。求其放心而存心邪。宋儒有言
曰。心有主則能不動。又曰。有主則虛。虛則邪
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邪能入之。世之儒者。
不知主敬。而爲位祿名利所入。猶然自以爲
得者何與。不惟仲尼之門。所不道。而亦且羞
稱於莊生者流矣。豈不哀哉。

時有儒名而禪學者。造林子而問曰。孔門教

人果有法歟。林子曰然。抑孔門教人之法。果以存心爲先歟。林子曰然。夫孔門教人之法。旣先存心矣。而釋氏之教。則異於是焉。七處徵心。皆云是妄。又焉用法。而先存心邪。林子曰。釋氏之教。余未之學也。然余嘗聞其槩矣。亦有心法。亦先存心。金剛經曰。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則是釋氏亦有其法矣。又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夫曰無爲法者。無爲爲之。之不鑿也。遺教經曰。心之可畏。甚於毒蛇惡獸。怨賊大火。越逸未足喻也。然能無制之之法邪。又曰。當急挫之。無令放逸。縱此心者。喪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辦。又非所謂心在腔子裡。而存心邪。由是觀之。則儒釋之道。似亦有同焉。而子必欲逃儒以歸釋也。何歟。

林子曰。世之學孔子。而非孔子之道者。二。或迷於物。而不知所謂敬。以存心者有之。或荒於虛。而不屑所謂敬。以存心者有之。此孔子

之道之所以不著也。噫。或曰。夫荒於虛也。豈不流之而入於禪者非也。若夫既學孔子之學矣。而又迷於物也。何哉。林子曰。余之所謂物者。殆非可邇可殖之物。而迷之以溺其心也。昔宋謝顯道嘗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程明道見之。謂其玩物喪志。又嘗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明道之所謂物者。乃余之所謂物也。夫以記誦博識。而爲玩物喪志者。何也。鄭轅曰。心中不宜容絲髮事。然則程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也。亦非與。林子曰。此願不及家兄處也。

夫既曰存心矣。而又曰虛心者何也。豈非有以存之而致其虛邪。林子曰。此心本虛也。雖曰無待於致矣。若不有以存之。而能致其虛者非也。若必有以存之。而能致其虛者亦非也。蓋心一太虛也。太虛一心也。不貳不息之真也。無聲無臭之至也。何思何慮之本體也。

其曰存心者。心可得而存乎。其曰致虛者。虛可得而致乎。余故曰。有存便是妄。有致卽不虛。又曰。放之則不存。任之豈能虛。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道也。皆道則皆太虛也。○皆太虛。則皆我之心也。若雲而爛焉。雨而潤焉。山而青焉。水而流焉。鳥而飛焉。魚而泳焉。草而花焉。木而植焉。莫非物也。莫非道也。莫不混淪變化於此心太虛之中矣。然天地則有內有外。有先有後。而此心則徹內徹外。徹先徹後。感而遂通用之。無盡。是雖欲窮其用之所從來也。殆不可得而擬議而致思者。天地有壞。而此心不壞者。心本虛也。心本虛者。真心也。故曰。太虛同體。太虛其有壞乎。太虛不壞。此心其有壞乎。惟此心也。天得之以爲天之心也。地得之以爲地之心也。人得之以爲人之心也。聖人之所以參兩三才。而與天地同用者。此心本虛也。則亦誰得而測識之。若不識此心。而別求所謂

心者。則皆妄心也。然妄心本無也。妄心既無。真心自見。余嘗以此心語人。而人未有不驚且駭者。然此心不傳久矣。而子其孰授之。林子曰。得之太虛。

時有遊於方之外。而自號為玄玄子者。造林子問心。林子既與之言矣。而玄玄子則曰。此心何其大歟。若以此心烹媾而製煉之。能長生乎。否也。林子曰。否。能冲舉乎。否也。林子曰。否。能拔宅而上昇乎。否也。林子曰。否。凡此皆

寓言也。世豈真有長生冲舉。與夫拔宅上昇也哉。借言有之。殆不過為一身一家之謀爾。而非聖人之大也。曰。敢問聖人之大。林子曰。大莫大於太虛。而聖人之心。則以虛為大焉。是故長生不足大也。而以長生貳其心者。心不能虛矣。冲舉不足大也。而以冲舉貳其心者。心不能虛矣。拔宅不足大也。而以拔宅貳其心者。心不能虛矣。且子之學。老氏之教也。而子獨不聞老氏之言乎。道德經曰。先天地

心在虛房
十四
生巍巍尊高。而後人釋之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豈不以心爲萬象之主。無形而太虛邪。今聆子之言也。是亦可謂高明之士矣。顧乃惑於迂怪之談。而長生而冲舉。而拔宅也。何歟。而子又不聞存心致虛之言乎。曰。然則孔子之心亦虛歟。林子曰。然。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之心。不其虛乎。若有所忿懣。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卽是心不在焉。而心不能虛矣。此學者之所以貴存心。以致虛也。

林子每曰。虛者。皆曰。心之虛也。或問曰。我與天地萬物也。其可得而虛乎。其不可得而虛乎。林子曰。不知也。縱或知之。又安得而言之。又問。林子曰。我其可得而虛乎。我其不可得而虛乎。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亦不可得而言也。天地萬物。其可得而虛乎。天地萬物。其不可得而虛乎。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亦不可得而言也。要之。惟其心之

虛焉盡之矣。故以我言之。心虛則我虛矣。我
惟其虛也。誰非我者。而天地萬物亦莫非我
也。以天地萬物言之。心虛則天地萬物虛矣。
天地萬物惟其虛也。誰非天地萬物者。而我
亦莫非天地萬物也。誰非我者。誰非不我者。
誰非天地萬物者。誰非不天地萬物者。謂我
非我者非也。謂我非不我者非也。謂我非天
地萬物者非也。謂我非不天地萬物者非也。
我也者我也。我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也者
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我也。誰得而我之。誰
得而非我之。誰得而天地萬物之。誰得而非
天地萬物之。故我無非我也。無非天地萬物
也。天地萬物無非天地萬物也。無非我也。有
我卽不虛。卽非我卽非天地萬物也。有天地
萬物卽不虛。卽非天地萬物。卽非我也。天地
萬物其我乎。我其天地萬物乎。無不虛者。無
非不虛者。不虛則我自我也。天地萬物亦自
天地萬物也。虛則我不自我。而天地萬物也。

天地萬物不自天地萬物。而我。也。若曰我卽
天地萬物。則是知有我。也。知有我。則尚有我
也。若曰天地萬物卽我。則是知有天地萬物
也。知有天地萬物。則尚有天地萬物也。尚有
我也。尚有天地萬物也。而我與天地萬物爲
非一矣。然則我與天地萬物也。爲一乎。爲非
一乎。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言。要之。惟其心
之虛焉。盡之矣。若滯於心。以求心焉。則非聖
人之所謂心。而莫非虛也。若滯於虛。以求虛
焉。則非聖人之所謂虛。而莫非心也。若滯於
我。以求我焉。則非聖人之所謂我。而天地萬
物皆我也。若滯於天地萬物。以求天地萬物
焉。則非聖人之所謂天地萬物。而我皆天地
萬物也。故我與天地萬物。皆備於虛矣。皆備
於虛。則皆備於心矣。而欲致其心之虛。以虛
我也。以虛天地萬物也。又惟於其誠焉。盡之
矣。然誠也者。天之道也。寂然不動者。誠也。而
強恕而行。又非其所從入之門乎。

或問誠豈能虛邪。林子曰。心本虛也。心本寂然不動而誠也。動則妄矣。卽不能虛。故外而動於聲色臭味者妄也。內而動於意必固我者妄也。周子曰。無妄之謂誠。而誠也者。其心之所由以虛乎。故寂然不動者誠也。誠卽虛也。而非謂寂然不動之外。而復有所謂誠所謂虛也。然而妄心可得而滅乎。林子曰。妄本無妄也。夫亦復其無妄之本體爾矣。而又奚待於滅邪。故滅之而動其心焉。是亦妄也。又問其所以復之。林子曰。滅之旣無所於滅矣。而復之。又豈有所於復哉。

夫旣曰妄而滅之。無妄而復之。而又曰滅之無所於滅。復之無所於復者何也。林子曰。子其反觀子之心矣。心之本體。其妄邪。其無妄邪。無妄則無所於滅。而滅之者非也。無無妄則無所於復。而復之者非也。滅之者非也。而曰滅者。其有得而滅邪。其無得而滅邪。復之者非也。而曰復者。其有得而復邪。其無得而

復邪。其曰有得而滅者。而所滅也。果何妄邪。其曰無得而滅者。又何其無妄之可滅邪。其曰有得而復者。而所復也。果何無妄邪。其曰無得而復者。又何其無無妄之可復邪。故本無妄也。本無妄之可滅也。本無無妄也。本無無妄之可復也。蓋心之本體。本如其虛矣。豈其妄也。而有妄之可滅邪。豈其無妄也。而有無妄之可復邪。

林子曰。心其有妄邪。心之有所於交。而憧憧往來者。其妄心乎。心其有無妄邪。心之無所於感。而寂然不動者。其無妄心乎。由是觀之。動心之謂妄。動而妄者。妄心也。不動不妄。妄復無妄者。無妄心也。要之。聖人之心。惟其虛矣。故聖人之心。惟其虛也。而心且忘矣。况其心之妄。心之無妄也。得而知乎。妄不知也。無妄不知也。又况其妄而滅之。無妄而復之。得而知乎。妄而滅之。無妄而復之。固不知也。而其心之虛也。亦不知之乎。殊不知虛也者。虛

也。心之虛也。心存於虛。心卽不虛。心旣不虛。何以能聖。然而未至於聖人者。則又如之何。故不知其心之有定在也。而不有以存之。不可也。不知其心之無定在也。而不有以虛之。不可也。不知其心之妄也。而不有以滅之。不可也。不知其心之本無妄也。而不有以復之。不可也。故善教者。其藉此以爲教人之法乎。善學者。其藉此以爲所從入之門乎。

或曰。心之有定在也。豈非所謂制之一處。心在腔子裡。而心存邪。若夫心之無定在也。則吾不能知之矣。敢問。林子曰。五臟之心。猶五行之火也。石其有火乎。而擊之。而火者。真火之蘊於其中矣。人其有心乎。而觸之。而心者。真心之蘊於其中矣。故色之觸乎其目也。而心卽在目。而能見矣。聲之觸乎其耳也。而心卽在耳。而能聞矣。余因是而推之。心本虛者。真心也。不有以觸之。則已。苟卽其身。而徧觸之。則皆身也。則皆心也。心其有定在乎。火本

無者。真火也。不有以擊之則已。苟卽其石而
歷擊之。則皆石也。則皆火也。火其有定在乎。
夫觀火則知心矣。而心則若是其無定在歟。
林子曰。豈惟是哉。諸凡天之所以爲天地之
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而
覆幬而持載。而生生化化。莫非我之心也。而
心則固若是其大矣。豈特石而擊之則皆火。
身而觸之則皆心焉。已哉。程明道曰。此道與
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陳白沙曰。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
一處不至。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
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

或問徧觸之則皆心者何也。林子曰。人其有
心邪。其無心邪。若言有心也。而心則何其虛
焉。而未嘗心邪。若言無心也。則不特循其身
而觸之。無一處而非心也。又且渾其身而並
觸之。則並皆心也。豈其心也有在此而不在
彼邪。此心之所以無定在。而以神用焉者也。

若火則亦有然者矣。石其有火邪。其無火邪。若言有火也。而石則何其冷焉。而未嘗火邪。若言無火也。則不特循其石而擊之。無一處而非火也。又且渾其石而並擊之。則並皆火也。豈其火也。有在此而不在彼邪。此火之所。以無定在。而亦以神用焉者也。

或問而覆幬。而持載。而生生化化。而莫非我之心者何也。林子曰。道無內外。故心無內外也。夫心無內也。而非無內也。無內而無非內也。今試以其內言之。天我也內也。而天之所以覆幬者。莫非我也。莫非內也。地我也內也。而地之所以持載者。莫非我也。莫非內也。人我也內也。而人與物之所以生生化化者。莫非我也。莫非內也。夫心無外也。而非無外也。無外而無非外也。今試以其外言之。天我也外也。而天之所以覆幬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地我也外也。而地之所以持載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人我也外也。物我

也外也。而人與物之所以生生化化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若必曰內也。道其有內乎。心其有內乎。若必曰外也。道其有外乎。心其有外乎。故道也者。心也。心也者。道也。太虛而已矣。太虛其有內乎。其有外乎。或曰。心無內外矣。昔聞有是言。而不知其義也。而子又曰。天地人物。非內非外。豈不令人驚愕駭聽。而心固有若是其大歟。林子曰。聖人之心。如止水矣。而天光雲影。相爲徘徊。然所謂天光雲影者。其在止水之內乎。其在止水之外乎。知水則知心矣。而其心之虛明也。水云乎哉。

陳白沙曰。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乎。林子嘗誦斯言矣。或問何者。謂之欄柄。而又曰。更有何事者。何也。林子曰。色色信他本來。則亦何事之有矣。白沙又曰。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

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卷自舒。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林子又嘗誦斯言矣。或問宇宙之內。似乎與我若不相關矣。而曰。宇宙內更有何事者。豈其有所塞乎。宇宙之內。邪。林子曰。宇宙卽我。我卽宇宙。而豈有二邪。故宇宙之內。莫非虛也。而莫非我之虛也。莫非神也。而莫非我之神也。莫非化也。而莫非我之化也。虛而能神矣。神而能化矣。而其動也。靜也。闔也。闢也。卷也。舒也。其有動有靜。有闔有闢。有卷有舒乎。其無動無靜。無闔無闢。無卷無舒乎。其無不動無不靜。無不闔無不闢。無不卷無不舒乎。其非無不動。非無不靜。非無不闔。無不卷。無不舒乎。其非無不闔。非無不卷。非無不舒乎。此感而彼應也。發邇而見遠也。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則亦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卷自舒。而有不自知者矣。然則何以謂之信也。林子曰。天之所以爲天也。信其本來之自然矣。而不自知其爲之者。地之所以爲地。

也。信其本來之自然矣。而不自知其爲之者。吾之所以爲吾也。信其本來之自然矣。而不自知其爲之者。

白沙曰。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林子曰。天惟有此神理。而天之所以爲天也。地惟有此神理。而地之所以爲地也。人惟有此神理。而人之所以爲人也。物惟有此神理。而物之所以爲物也。夫天地且有壞矣。而况人乎。而况物乎。其曰長在不滅者。何也。林子曰。天氣也。氣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地形也。形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而人而物。亦復如是。豈其神理也。與形俱滅。與氣俱滅。而與天地異邪。

林子曰。聖人之心虛矣。虛之而神。神固不可得而言也。聖人之心神矣。神之而化。化亦不可得而言也。然而未至於聖人者。豈其能化。昔人有言曰。守之也。非化之也。夫化不可得而言矣。然而何以謂之守也。守也者。守之也。

故無適之謂一一以守之者守也。主一之謂
敬。敬以守之者守也。存之養之省之察之而
動靜一於敬者力行以體之守之之仁也。孔
子曰。仁能守之守之而後能得也。得則不復
失矣。得之而後能化也。化則不復守矣。明道
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守之
而至於能化也。不謂之聖人乎。大而化之聖
不可知。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而程子
則謂之着力不得。楊氏又謂之非力行所及
矣。

林子曰。聖人之學。非徒爲其心。爲其身。爲已
也。故格致誠正。止於至善矣。推之而至於齊
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其分內事也。又非徒爲
其家。爲其國。爲其天下。爲其天下而已也。故未發之中。
天下之大本矣。致之以位天地。以育萬物。凡
有血氣。莫不尊親者。亦皆其分內事也。夫凡
有血氣。皆無知也。又安能尊聖人。以爲君。而
親聖人。以爲父邪。抑豈知聖人。達而在上。而

堯舜也。則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宇宙者乎。不能外於宇宙矣。其能有外於聖人太和元氣之中者乎。聖人窮而在下。而仲尼也。則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天地者乎。不能外於天地矣。其能有外於聖人浩然之氣之中者乎。夫凡有血氣。固無知也。固不能尊聖人以為君。親聖人以為父也。殊不知君也者長之也。父也者生之也。而曰生長於聖人之氣之中者。乃即所以尊聖人以為君。親聖人以為父。而生而長之者矣。夫氣一也。既曰太和元氣。而謂之達矣。而又曰浩然之氣。而謂之窮矣。豈其窮達異也。而氣亦有異歟。林子曰。不異也。特以堯舜之事。孟子之書。而以窮達別而言之爾。而非有異也。然氣固不異矣。而窮達有不異乎。林子曰。窮達之所異者。事業之迹爾。至於太虛同體。而是氣之盛大流行。則未有異焉者也。故以

見之事業也。太虛之事業者不可見之事業也。故可見者其迹乎。不可見者其神乎。昔者仲尼贊堯之大也。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而其所可見者。則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故成功文章者。有窮有達之事業。而人可得而見也。民無能名者。無窮無達之事業。而人不可得而見也。然而天地也。其有事業之迹。而人得而見之乎。而人之見天地者。見其天位乎。上而萬物覆焉。而以為大也。見其地位乎。下而萬物載焉。而以為大也。見其萬物並育。以生以長焉。而以為大也。殊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大者。太虛也。人其可得而見乎。或曰。剛述六經。垂憲萬世。是乃仲尼萬世之事業也。而子亦不以為大歟。林子曰。此亦事業之迹。而非仲尼之大也。殆亦仲尼之一點浮雲也乎。故仲尼之所以大者。一太虛也。擬之堯舜。則亦何窮何達。仲尼之所以大者。一太虛也。擬之天地。則亦何大何小。

或問氣無古今。林子曰：唐虞之時，堯舜則有是氣矣。由唐虞以來，至於春秋，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春秋以來，至於今，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由此觀之，氣其有古今也哉？夫既曰無古今矣，而又曰無終始者，何也？林子曰：天地其有始乎？而是氣也，則始天地以爲始，而未始有始焉者矣。天地其有終乎？而是氣也，則終天地以爲終，而未始有終焉者矣。由此觀之，氣其有終始也哉？既無古今，復無終始，則是氣也不謂之充滿太虛而未嘗息者乎？故天地非此則無以位，日月非此則無以明，四時非此則無以序，鬼神非此則無以靈，萬物非此則無以長，無以生，而聖人之所以參贊化育，以位天地，以明日月，以序四時，以靈鬼神，以生長萬物，而莫非是氣之所爲也。故得是氣也，無生無死，卽有死者身。孔子所謂夕死可也，失是氣也，有生有死，卽不死者身。孔子所謂

罔而生也。又問氣之所從生。林子曰。太虛而已矣。太虛者。先天也。先天不屬氣。其乃氣之所從生乎。夫如此。則我與天地。一太虛也。而是氣也。不於太虛中。而自相流通者乎。林子曰。我其專矣。翕矣。而天地之氣。有不凝聚乎。我其直矣。闢矣。而天地之氣。有不發散乎。然而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其我乎。其天地乎。故我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天地也。天地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我也。

程明道曰。學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其所謂得者。豈孟子所謂自得。而得其所自有邪。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其所謂存養者。豈其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而誠敬以存之。養之邪。又曰。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知自己。其所謂自己者。豈其得之者。得此自己。存之。養之。以存養此自己邪。又曰。心懈則有防。又曰。懈意一生。即自暴自棄也。自暴自棄。便喪自己。而始

學之士能無防乎。能防之而不密其功乎。
易曰。神無方。易無體。故心神也。惟其無方也。
故能神。心易也。惟其無體也。故能易。無方無
體。非其心之虛乎。大學曰。知所先後。則近道
矣。故作聖之道。始而存心中。而致虛。終而復
其虛之本體。如此而已矣。然主一主敬。而存
其心焉。可也。若告子之不動心也。而襲取外
義矣。謂之存心可乎。無將無迎。而虛其心焉。
可也。若晉人之盛清談也。而遺落世事矣。謂
之虛心可乎。或問遺落世事。而不謂之虛心
者。何也。林子曰。聖人虛心以應事矣。至於外
其事。而致其虛焉。則亦何貴於虛哉。古人有
言曰。萬事不礙虛空。虛空不礙萬事。此聖人
之所以虛心以應事。而貴於虛也。夫心本虛
矣。而其所存者。果何心也。林子曰。卽其放於
色於聲者。而求之存之爾。如此則謂之有心
可也。林子曰。安得謂之無心。夫無心也者。真
心也。故無心而謂之真心者。無妄心也。

或問程子見人靜坐必嘆其善學。若欲致其
虛也。而不靜坐可乎。林子曰。致虛不在於靜
坐。而靜坐非以致虛也。夫致虛固不在於靜
坐矣。至於存其心也。而不靜坐可乎。林子曰。
存心不在於靜坐。而靜坐非以存心也。如此
則靜坐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但其心也。操
之且難得而存矣。况靜坐也。得而存乎。夫心
且不可以靜而存矣。况於虛也。又可以靜坐
得而致乎。故心存則靜。靜久則安。雖云靜也。
而未必其能安焉。是固有待於存矣。至於安
也。則存存而無失焉。乃猶有待於存邪。辟之
放豚矣。而不有以招之不可也。招而既久。能
自不放而安矣。而必有以招之不可也。
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豈其無知無能
也。而孔子謂之下愚歟。林子曰。此非孔子之
所謂下愚者。若以無知無能而以為下愚焉。
則赤子之無知無能也。是亦下愚不移歟。殊
不知無知無能者。赤子也。而赤子之所以能

大人者。以原具大人通達之心。而此其立本
矣。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者。大人也。而大人之
所以爲大人者。以本有赤子純一之心。而此
其推行矣。故知其善之可爲而爲之。知其不
善之不可爲而不爲之者。上智也。設其可得
而移焉。則亦不可謂之上智矣。知其善之可
爲而不爲之。知其不善之不可爲而必之爲
者。下愚也。設其可得而移焉。則亦不可謂之
下愚矣。然孔子之所謂下愚者。非爲無知無
能之下愚。而安於下愚者道也。乃爲有知有
能之下愚。而自爲上智者道也。然則上智之
下愚也。豈其不可得而移邪。林子曰。能移則
便爲上智。不能移則終於下愚。夫亦存乎人
爾。

或問三教同歟。林子曰。不知也。夫旣曰三教
合一矣。而今曰不知者何也。林子曰。合一二
字之義。殆非所謂同也。余每嘆世人。鮮有能
識字義者。旣不識字義矣。而欲以明古先聖

人之書也。不其難乎。然而所謂合一者何義也。林子曰。合一也者。合而一之之謂也。豈其同之之義耶。若以合一爲同焉。則卽標之以一足矣。而又益以合字也。不其贅乎。故合而一之者。合儒道釋者流。而一之以孔子之儒者。此其義也。夫旣學孔子而儒矣。而又曰一之以孔子之儒者何也。林子曰。世之所謂儒者。又非孔子之所謂儒也。若釋老氏之不昏不嗣矣。豈其教也不與孔子之儒異邪。林子曰。老氏曷嘗不昏不嗣哉。而老氏之所以不昏不嗣者。蓋自宋藝祖始。而非老子之教之初也。若釋氏則有不昏不嗣者。亦有而昏而嗣者。要之佛卽心也。而釋氏之教。則固不專在於不昏不嗣者矣。此余之所以必欲合儒道釋者流。而一之以孔子之儒焉者也。

余初三教歸儒之說。衆甚異焉。父乃信之。衆旣信矣。故余不復談矣。近又有來言三教者。余乃附其說於此卷之後。而與之談。

者其畧也。亦以見余昔日所云三教者。大
都以孔子爲宗。而以世間法。以語世間人
也。林子兆恩。

心本虛直指

門人游萬儁校正

林子每以心是聖人教人。或問聖人之心。林
子曰。聖人之心。凡人之心也。但其靈關無時
不啓。神理無時不彰。雖與凡人異也。而其日
用應酬之間。則亦有見在心者存。而未始與
凡人異也。又問何爲見在心。林子曰。見在心
者。平常心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以其心之本虛也。
惟其心之本虛也。故能卽觸而卽應。卽感而

卽通。而若是其速矣。無俟擬議。謂非見在心而何。且見曰乍見。而有則皆有。夫豈有驚人可喜之行哉。言之雖不足聽聞。而其實則天下之至理具焉。無矯無異。又非平常心而何。或問見在心。固曰平常心者是也。而與所謂神理者。則亦有同歟。林子曰。神理卽寓於見在心之中。而見在心之真機。卽此神理之妙用矣。然皆從靈關中出。而非有二也。故人孰不有此靈關也。孰不有此神理也。此固至平至常之心。但百姓日用此心。而不自知爾。其不曰關而曰靈關。不曰理而曰神理者。何謂也。豈非靈之神之。乃所以異之耶。林子曰。夫關曰靈關。理曰神理者。抑豈無其謂哉。卒卒無斯須之頃。從何而發。莫不出於自然。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而不謂之靈。而不謂之神。而不謂之異。不可也。然而人皆有此靈關也。人皆有此神理也。隨取隨足。淡乎無味。是皆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也。而天下後世。遂

以爲不足知不足能而不之靈而不之神而不之異者亦多有之此則賢知之過而聖人之道所以不明不行也然此見在心也是亦聖人之心歟林子曰是亦聖人之心也本之靈關神理自足克此心也而聖人固在我矣優而游之俟其自化而勿忘勿助之間真機活潑豈不與天地之神化同其流行鳶魚之自在相爲飛躍耶故此見在心也實惟作聖之要入德之門矣

林子曰今自凡人言之乍見之頃靈關啓焉神理彰焉凡人固與聖人無異也而乍見之後遂不復有乍見之心矣靈關不啓神理不彰豈其能與聖人不異邪又自聖人言之乍見之頃靈關啓焉神理彰焉聖人亦與凡人無異也而乍見之後一如乍見之時矣靈關無有乎不啓也神理無有乎不彰也豈其能與凡人不異邪

或問乍見之頃豈其平日未與物接之時之

心歟。林子曰：是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也。然此乍見之頃也。有思慮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思？何慮？有將迎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將？何迎？故無有作聖人之心則已。如有作聖人之心也。亦惟在於乍見之頃之心。而察識之。而擴克之爾。

或問：何謂靈關？林子曰：所謂谷神者是也。谷惟其虛也。故有神理存焉。卽呼卽應。何其速也。然則靈關有定在歟？林子曰：無在而無不在也。設言靈關之有定在也。而謂之靈關可乎？故谷曰：神谷。關曰：靈關者。神靈之也。

林子曰：天人之際。惟一氣之相爲闔闢。相爲聯屬已爾。而非有二也。或問：天人異矣。而曰一氣相爲闔闢。相爲聯屬者。何也？林子曰：天人豈異邪？故我而呼也。則天地之氣於焉而發而散。我而吸也。則天地之氣於焉而翕而聚。不謂之我之氣與天地之氣相爲闔闢。相爲聯屬邪？天地而春也。則我之氣於焉而溫。

而和天地而秋也。則我之氣於焉而嚴而肅。不謂之天地之氣與我之氣相為闔闢。相為聯屬邪。此蓋天人相與之微。一氣之感通者然也。故或有所於闔。有所於聯。有所於屬。而擬議之。而安排之。而謂之靈關不可也。謂之谷神不可也。又况曰。渾淪天地於無外。而為一氣感通之真機乎。

或問所謂靈關者。豈非靈府之義歟。林子曰。然。然豈直有所謂關。有所謂府者哉。特假名爾。故自其精神之凝聚者言之。則謂之靈府。而顯仁藏用之機寓焉。自其乾坤之門戶者言之。則謂之靈關。而一闔一闢之變寓焉。靈關靈府其義一也。大凡天下之物。有可以神靈之者。則不可謂之平常。有可以平常之者。則不可謂之神靈。惟此見在心也。而至平至常之中。則自有至神至靈者在焉。故充此見在心也。可以皇。可以帝。可以王。可以師萬世。可以贊化育。是皆率性之道。自然而然也。

或問忠臣孝子一點丹心豈其所謂神理也。而亦從靈關中出歟。林子曰然。卽此一點丹心乃神理也。而亦從靈關出矣。始然之火始達之泉。其始堯舜湯文周孔所相授受之心也乎。然此心之體則本虛也。夫惟此心之體之本虛也。故能體同太虛。惟其體同太虛也。故能用同天地。

無生分摘便覽

或曰無生極則語也。敢問何以謂之無生。林子曰無生者常道也。道德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常道者真常也。常清靜經曰真常得性。釋氏亦曰真常非常非無常。而其中則有真常者在焉。余

於是而知真常是心。真心是性。真性是命。夫學而至於盡性至命。而性命又且忘之。不謂之我之本體。本太虛邪。太虛則無生。無生則無死。而其生也。死也。則亦如影之去來。何損於形。如泡之生滅。何損於水邪。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若也。不知所以無生。而遽曰。夕死可矣者。余亦未見其可也。古人有言曰。大家團圍坐。共說無生話。夫無生豈可得而話哉。而無生之作。亦非敢以話無生也。蓋直欲與天下萬世。以共明此。不可使知之。至

道云爾龍江兆恩。

林子

林得泰命梓

無生篇上
稽古無始氏無生我也生。混混沌沌時。我生而無生。
我不知有天。有地與有人。我不知有神。有氣與有形。
我不知有儒。有道與有釋。無始未始始。無生

未始生。

無生始生氣。氣生而為天。無生始生形。形生

而為地。

變化正性命。冲和以為人。人既有性命。安能

無生死。

何以謂之生。心生是真生。何以謂之死。心死

是真死。

古道既遼邈。生死入其心。身生以為生。身死

以為死。

夫誰知無生。能證於無生。夫誰知生死。出離

於生死。

至人知出離。頓悟我無生。頓悟我無死。出離

於生死。

出離於生死。生死豈是我。生死不是我。無生

乃是我。

無生是未發。未發之謂中。無生是常道。道生

而為一。

未發之謂中。中而未始中。道生而為一。無生

未始一。

我也雖無生。我也實有生。我也實有生。如何說無生。

我也雖有生。我也實無生。我也實無生。如何說有生。

我也不有生。我也不有死。如何有生死。生死不在我。

我也亦有生。我也亦有死。雖曰有生死。生死非是我。

我也先天地。無生即在我。我也後天地。無生在天地。

我我天地我。何者不是我。夫豈曰天地。太虛皆是我。

太虛皆是我。而况於天地。天地皆是我。而况於萬物。

太虛我本體。而况於天地。天地我同體。而况於萬物。

萬物吾度內。天地是我體。我超天地外。復還

無生篇上
我本體。

我也致中和。未嘗位天地。天地自覆載。覆載自成位。

我也致中和。未嘗育萬物。萬物自生成。生成而自育。

位育在中和。中和本無生。天地從此生。萬物從此生。

天地從此生。天地從此位。萬物從此生。萬物從此育。

天地未始生。無生在太虛。太虛而天地無生在天地。

萬物未始生。無生在天地。天地而萬物無生在萬物。

日月與星辰。而有此無生。雨風與露雷。而有此無生。

山嶽與河海。而有此無生。昆虫與草木。而有此無生。

人其靈於物。人人此無生。不能證無生。何以

靈於物。

蠢動皆含靈。物物此無生。不能證無生。何以

貴於靈。

人靈物亦靈。有靈不為靈。能證此無生。靈者

始為靈。

靈者非是靈。靈在於無生。無生而能靈。乃始

貴於靈。

天地人與物。雖與我殊形。天地人與物。與我

同一氣。

與我同一氣。而本於太虛。俱在太虛中。俱得

無生道。

無生我太虛。太虛本無生。天地我太虛。而又

安有生。

天也此無生。無生而生物。地也此無生。無生

而成物。

人也此無生。無生而生人。物也此無生。無生

而生物。

非天能生我。無生而生我。非地能生我。無生

而生我

非天能生我。生我不是天。非地能生我。生我不是地。

超出此身外。卽我卽天地。超出天地外。卽我卽太虛。

我也是太虛。何有於天地。我也是天地。何有於吾身。

我也有心身。太虛無心身。天地有形氣。太虛無形氣。

我也無身心。太虛固在我。我也有身心。太虛亦在我。

天地無形氣。太虛在天地。天地有形氣。天地亦太虛。

我也有心身。心身不太虛。我也無心身。心身而太虛。

天地有形氣。形氣不太虛。天地無形氣。天地而太虛。

生乎其無生。死乎其無死。我其一太虛。如何

有生死。

無生也有生。無死也有死。我其一太虛。如何

無生死。

我謂我太虛。太虛即非我。我謂太虛我。我即

非太虛。

無我無太虛。無太虛無我。無我是太虛。無太

虛是我。

我也混太虛。我也自太虛。天地混太虛。天地

自太虛。

何處非吾身。何處非天地。何處非天地。何處

非太虛。

非心亦非身。心身都是假。非形亦非氣。形氣

不是真。

心身不心身。形氣不形氣。何者是太虛。何者

非太虛。

天地本太虛。與我亦不異。太虛我不異。無生

無生死。

無生無生死。太虛我不異。我雖有生死。生死

不屬我。

生死不屬我。天地便非我。天地既非我。太虛即是我。

太虛即是我。生從太虛生。太虛即是我。死從太虛死。

太虛即是我。天地不爲我。即我不爲我。我也元是我。

天地非太虛。太虛以爲體。太虛非天地。天地以爲用。

我也非太虛。太虛以爲體。我也非天地。天地以爲用。

以體名太虛。太虛非有體。以用名天地。天地非有用。

太虛非我體。我體與同體。天地非我用。我用與同用。

太虛不是我。太虛亦是我。天地不是我。天地亦是我。

太虛體無生。天地用無生。用之而有生。不名

天地用。

用之而無生。與體亦何異。有生無有生。體用
同一致。

有氣則有壞。無氣則無壞。有形則有壞。無形
則無壞。

上焉有日月。雨風及露雷。有形而有氣。安得
而不壞。

下焉有山川。昆虫及草木。有形而有氣。安得
而不壞。

人之氣。一天有氣。亦有生氣。本於無氣。無氣
能生氣。

人之形。一地有形。亦有生。形本於無形。無形
能生形。

既曰能生氣。無氣安能壞。而所生之氣。抑亦
有壞時。

既曰能生形。無形安能壞。而所生之形。抑亦
有壞時。

無生乃是天。是天而非天。非天以生天。蒼蒼

不是天。

無生乃是地。是地而非地。非地以生地。撮土不是地。

無生乃是人。是人而非人。非人以生人。形骸不是人。

無生乃是物。是物而非物。非物以生物。蠢動不是物。

天以氣爲體。可指以爲天。無生則無氣。無氣則無體。

地以形爲體。可指以爲地。無生則無形。無形則無體。

天以氣而天。天也不無生。天所不到處。無氣不名天。

地以形而地。地也不無生。地所不到處。無形不名地。

無生無可到。既曰無可到。而又安有處。夫誰得而到。

無人得而到。到者亦非人。既曰無有處。有處

非真處。

天地能成化。天地本無心。無心則無生。無生而成化。

人亦天地心。何以不成化。有心則有相。豈曰能成化。

心能生天地。天地心我心。我心不為心。無心天地心。

天地心無心。我心豈有心。有心天地心。無心天地心。

天地心在我。我心在天地。我與天地同。有心而無心。

天地既無心。而我亦無心。天地與我同。無心而有心。

有心是我心。我心天地心。無心是我心。天地心我心。

心不在天地。心亦不在我。在我而非我。何者是天地。

我心是天地。造化在乎我。天地心是我。位育

非天地。

造化雖在我而亦不在我。造化不在我。位育者其誰。

我心在天地。誰謂心無生。我也心無生。誰與為覆載。

上而有日月。賴我以照臨。我也心無生。誰與為照臨。

下而有山川。賴我以流峙。我也心無生。誰與為流峙。

庶類有萬族。賴我以生成。我也心無生。誰與為生成。

無生是太虛。無生是天地。無生也是我。天地太虛我。

天地若有生。豈曰能造化。我也若有生。豈曰能成能。

成能以位育。位育以成化。無為而無作。致中以致和。

天地能覆載。覆載以為用。無生而覆載。覆載

之本體。

日月能照臨。照臨以爲用。無生而照臨。照臨之本體。

山川能流峙。流峙以爲用。無生而流峙。流峙之本體。

庶類能生成。生成以爲用。無生而生成。生成之本體。

此身是假合。此心乃真我。身生與身死。是我元非我。

生死只在身。我何有生死。萬古心長生。萬古心不死。

身也原有生。安得身不死。心也原有生。安得心不死。

身也有生死。身也自生死。心也有生死。心也自生死。

我也不是身。我也不是心。我也本無生。我也本無死。

我也本無生。無生安有死。我也本無死。無死

無生篇上
安有生。

我也有真我。真我是真心。真心是真性。真性是真常。

老氏之長生。真我萬古生。釋氏之不死。真我元不死。

豈曰釋老已。孔子至今存。萬古日中天。釋老與孔子。

求仙願身生。求佛身不死。願生願不死。癡人每如此。

老氏不長生。釋氏豈不死。癡人枉留心。念念在生死。

古今誰長生。古今誰不死。長生與不死。癡人乃迷此。

迷妄有長生。迷妄有不死。長生而不死。古今誰者是。

生而不有生。死而不有死。生死不貳心。有生必有死。

心生而身死。自古皆有死。心死而身生。身生

無生篇上
罔而生。
心死而身生。身生一時生。身死而心生。心生萬古生。
不死不在心。而有在於心。長生不在身。而有在於心。
心也其生生。心也其不死。心生心不死。孔老釋迦已。
老氏曰長生。長生在無生。釋氏曰不死。不死在無死。

孔氏而知生。知生知無生。孔氏而知死。知死知無死。
心也本無生。心也本無死。起滅都滅已。豈復有生死。
心本不起念。念起便有滅。心也有起滅。何以超生死。
心也無起滅。便是無生死。心既無生死。起滅都滅已。
生死有起滅。起滅而生死。生死是起滅。起滅

是生死。起之而復滅。滅之而復起。生之而復死。死之而復生。一生而一死。是名爲輪迴。生死而死生。輪迴無窮已。輪迴不在身。輪迴而在心。一日十二時。輪迴千萬遍。無生亦無死。虛空是本體。本體不起滅。何嘗有生死。何有於起滅。何有於生死。本體常自然。如此而已矣。有生必有死。誰不羨長生。身也不長生。心也其長生。我心其生也。不如我心其生也。不如我心無生。心也其無生。心也其長生。心也其有生。心即不長生。至人不知生。至人不知死。生死總不知。何名

無生篇上
為生死。

真我無生已。無生無不生。及至無不生。無不生無生。

生非我所有。有生不為生。無生是真我。無生是真生。

有生以為樂。生以何為樂。樂生生不樂。無生無不樂。

生既不足樂。死亦何足惜。惜死死復生。樂生生復死。

生亦本無生。死亦本無死。誰謂生足樂。誰謂死足惜。

生也不在身。亦不在於心。古稱長生人。都在心身外。

外心身曰生。生矣而無生。誰識生死中。真我不生死。

何名為生死。名生不為生。名死不為死。不名為真我。

何名為生死。實無有所生。實無有所死。是名

爲真我。

何名爲生死。有所生非生。有所死非死。不名爲真我。

何名爲生死。無所生者生。無所死不死。是名爲真我。

生死與真我。邈然不相關。生則從他生。死則從他死。

生而有死道。不可謂之生。死而有生道。不可謂之死。

聖人之生也。以心生爲生。常人之生也。以身生爲生。

聖人之死也。以心死爲死。常人之死也。以身死爲死。

何以爲知生。非知生者知。何以爲忘生。非忘生者忘。

知者知無生。無生無可知。忘者忘無生。無生無可忘。

無生無可知。知無生者誰。無生無可忘。忘無

生者誰。

知之無所知。乃名之爲知。忘之無所忘。乃名之爲忘。

知之無所知。豈可謂之知。忘之無所忘。豈可謂之忘。

若言無所知。不可謂之知。若言有所知。不可謂之知。

知乎其不知。不知乎其知。知之而非知。不知非不知。

若言無所忘。不可謂之忘。若言有所忘。不可謂之忘。

忘乎其不忘。不忘乎其忘。忘之而非忘。不忘非不忘。

知且不能知。豈有能忘者。忘之於所知。知之於所忘。

忘之於所知。無有能知者。知之於所忘。誰復有忘者。

有所生而生。夫誰得而知。無所生而生。夫誰

得而知。

有所死而死。夫誰得而知。無所死而死。夫誰得而知。

聖人雖有知。不能以語人。欲語不得語。聖人忘所知。

聖人忘所知。無知乃真知。真知不語人。聖人亦無知。

無知安有知。無知豈不知。無知無不知。聖人之真知。

聖人之真知。聖人在無知。無知而有知。生死豈不知。

知生者忘生。忘生者長生。知死者忘死。忘死者不死。

忘生者無生。忘死者無死。無生乃忘生。無死乃忘死。

夫既無生矣。生豈得而知。夫既無死矣。死豈得而知。

生不得而知。生安得而忘。死不得而知。死安

得而忘。

忘生不知生。忘而非真忘。知生在乎忘。忘而忘所忘。

以有生為生。生矣而非有。以無生為生。生矣而非無。

無生者忘生。無忘而無生。有生者忘生。有忘而有生。

有我則有生。無我則無生。我其不能忘。豈曰能忘生。

忘我而曰忘。忘生而曰忘。忘我而忘生。忘之亦可忘。

忘之而既忘。忘忘在所忘。忘忘無所忘。是之謂真忘。

聖人赤子心。赤子豈有知。赤子既無知。又焉有可忘。

赤子不知生。亦不知忘生。赤子不知死。亦不知忘死。

豈曰忘毀譽。毀譽有不知。豈曰忘榮辱。榮辱

有不知。貴賤與貧富。知愚賢不肖。赤子安有知。赤子安有忘。赤子聖人心。聖人豈無知。聖人既有知。而無待於忘。聖人雖知生。而忘乎其生。聖人雖知死。而忘乎其死。雖知有毀譽。而毀譽自忘。雖知有榮辱。而榮辱自忘。

貴賤與貧富。知愚賢不肖。聖人悉皆知。聖人悉皆忘。

聖人而赤子。無知其本體。赤子而聖人。有知以爲用。

若其無知者。無知無有忘。若其有知者。有知實難忘。

聖人雖有知。無知如赤子。無知如赤子。斯貴於無知。

聖人無不知。而又無不忘。無不忘。無忘。斯謂

之真忘。

無不知無知。無不忘無忘。而純一之心。無有不赤子。

赤子之純一。純一而無知。聖人之純一。知矣而無知。

赤子之純一。純一有何忘。聖人之純一。忘而無所忘。

文王而不知。孔子而無知。文王與孔子。何異於赤子。

赤子而入井。赤子忘所知。姜里與陳蔡。抑亦忘所知。

赤子忘所知。赤子也癡癡。聖人忘所知。聖人也癡癡。

赤子也癡癡。不知此無生。聖人也癡癡。相忘於無生。

不知此無生。癡癡為真癡。相忘於無生。癡癡而非癡。

癡癡為真癡。癡癡而非癡。癡癡而非癡。癡癡

而真癡。

毋謂赤子癡。更有癡赤子。毋謂聖人癡。誰知聖人癡。

世人不癡癡。而曰聖人癡。聖人癡不癡。而曰我真癡。

聖人癡不癡。癡從無生癡。世人不癡癡。反癡聖人癡。

癡從無生癡。無生不為癡。反癡聖人癡。聖人亦不癡。

知者不知忘。忘以無生忘。忘者不忘知。知以無生知。

忘以無生忘。而又安有忘。知以無生知。而又安有知。



矣亦映

志以無生志而又妄亦志映以無生映而又

無生映

夫亦不映志及無生志志皆不志映映以

林子

門人游萬雋校正

林得泰命梓

無生篇下

無生無釋迦。無生無寂滅。無生有真我。釋迦

此寂滅。

無生無老子。無生無清靜。無生有真我。老子

此清靜。

無生無孔子。無生無時中。無生有真我。孔子

此時中。

我也本無生。我也非釋迦。我也常寂滅。我本
是釋迦。

我也本無生。我也非老子。我也常清靜。我本
是老子。

我也本無生。我也非孔子。我也常時中。我本
是孔子。

釋迦不是我。我不是釋迦。我也與釋迦。而共
此無生。

老子不是我。我不是老子。我也與老子。而共
此無生。

孔子不是我。我不是孔子。我也與孔子。而共
此無生。

我曾為聖學。聖從何處來。聖所不到處。是聖
之來處。

我曾為玄學。玄從何處來。玄所不到處。是玄
之來處。

我曾為禪學。禪從何處來。禪所不到處。是禪

之來處。

無聖而有聖。聖而不可知。聖既不可知。無生
豈有聖。

無玄而有玄。玄而不可知。玄既不可知。無生
豈有玄。

無禪而有禪。禪而不可知。禪既不可知。無生
豈有禪。

道貴於無爲。亦貴於有爲。有爲而無爲。無爲
而有爲。

道貴於無事。亦貴於有事。有事而無事。無事
而有事。

稽古有黃帝。黃帝而無爲。有爲而制作。莫盛
於黃帝。

稽古有大禹。大禹而無事。有事而治水。莫勞
於大禹。

無生而無爲。無爲而有爲。不知有爲者。有爲
而無爲。

無生而無事。無事而有事。不知有事者。有事

而無事。

無爲本無生亦何有所爲寂之而常感爲之而非爲。

無事本無生亦何有所事寂之而常感事之而非事。

誠則能無爲誠則能無事無爲而無事至誠以應物。

應物者因物因物而賦物不著於其物至誠本無物。

順事而無爲無爲而順事順事有何事無爲有何爲。

有思而有慮有爲而有事何思而何慮何爲而何事。

天者天而已地者地而已亦何有於事亦何有於爲。

照之以日月序之以四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峙之以山嶽流之以河海本天者親上本地

者親下。

豈其不覆幬。覆幬而無心。豈其不持載。持載而無心。

豈其無所爲。有爲而無心。豈其無所事。有事而無心。

天地也無生。聖人也無生。人人也無生。物物也無生。

天地也有生。聖人也有生。人人也有生。物物也有生。

無生而有生。有生而無生。天地也不知。聖人也不知。

人也亦不知。物也亦不知。相忘於無我。相忘於無知。

無生而三綱。三綱卽是道。學道不三綱。何貴於學道。

無生而四業。四業卽是道。學道不四業。何貴於學道。

無生可以文。文以文乎道。學道而不文。道其

無生卷下
五
所謂道。

無生可以武。武以武乎道。學道而不武。道其所謂道。

學道離父母。仰則何以事。學道棄妻子。俯則何以育。

三綱是世間。四業是世間。若要出世間。卽在於世間。

仰事是世間。俯育是世間。先了世間事。方能出世間。

寂滅而寂滅。寂滅而枯槁。寂滅不寂滅。寂滅而時中。

清靜而清靜。清靜而荒唐。清靜不清靜。清靜而時中。

不曰我寂滅。釋迦之寂滅。而曰我寂滅。寂滅不釋迦。

不曰我清靜。老子之清靜。而曰我清靜。清靜不老子。

寂滅與清靜。不在山林間。寂滅與清靜。朝市

無所礙。

寂滅心寂滅清靜心清靜三綱有何礙四業

有何礙。

文也亦無礙武也亦無礙乃文而乃武文武

有何礙。

仰事也無礙俯育也無礙不愧於孝慈孝慈

有何礙。

本來無生道是謂真面目豈曰無色相亦且

無空相。

頓悟無生道何戒與定慧頓悟無生道何貪
與嗔癡。

何者是識神識神元非我何者是元神元神

元非我。

何者是煩惱煩惱元非我何者是智慧智慧

元非我。

非有常非我非無常非我非常非無常真常

乃是我。

真常者非我而况於非常真樂者非我而况

於非樂。

真我者非我。而况於非我。真淨者非我。而况於非淨。

無生本無我。而安有我相。無生本無人。而安有人相。

無生無衆生。安有衆生相。無生無壽者。安有壽者相。

相不在於相。而相在於心。心生相亦生。心滅相亦滅。

相因心而生。相因心而滅。相既不離心。心豈能離相。

心既不離相。相豈能離心。離相便是相。相離乃名心。

心豈無有相。心亦無有心。心既無有心。而又安有相。

心既有乎物。物物皆是相。相不在於相。而相在於物。

心既物於物。何物而非相。何物而非相。何相

無生篇下
而非物。

卵胎濕化生。佛願悉滅度。佛既曰無生。安能
悉滅度。

有色而無色。有想而無想。非有想無想亦願
悉滅度。

無生而生生。滅度不滅度。無生能滅度。滅度
在無生。

爲能盡其性。自度非自度。能盡人之性。度人
非度人。

能盡物之性。度物非度物。至誠而無生。可以
參天地。

天地無私親。而芻狗萬物。煦煦小其仁。天地
非至仁。

聖人無私親。而芻狗百姓。煦煦小其仁。聖人
非至仁。

仁從何生矣。生於未始仁。義從何生矣。生於
未始義。

未始仁而仁。無生而生仁。未始義而義。無生

而生義。

仁生於無生。有生不爲仁。義生於無生。有生不爲義。

至禮本無體。無體是真體。求節於其體。節不在於體。

至樂本無聲。無聲是真聲。求和於其聲。和不在於聲。

無生則無相。無相則無我。無相無有來。無我無有來。

來於無所來。無所來而來。來自如如中。如如非有來。

來可得而測。來則非真來。來於無所來。誰能測其來。

無生無滅度。滅度不滅度。若起滅度心。是名滅度相。

無生無布施。布施不布施。若起布施心。是名布施相。

滅度非有相。滅度非無相。若著於無相。亦是

滅度相。

布施非有相。布施非無相。若著於無相。亦是
布施相。

滅度滅度已。不起滅度心。不起滅度心。無復
滅度相。

布施布施已。不起布施心。不起布施心。無復
布施相。

相也。本無生。心則亦奚有。若有滅度相。卽有
滅度心。

心也。本無生。相則亦奚有。若有布施心。卽有
布施相。

無復滅度相。無生而滅度。若曰我無生。亦是
滅度相。

無復布施相。無生而布施。若曰我無生。亦是
布施相。

何名爲三昧。正受是三昧。正見是三昧。是名
爲三昧。

若曰我三昧。便是不正受。便是不正見。不名

爲三昧。

若曰我正受。若曰我正見。我也得三昧。不名爲三昧。

三昧本無受。而安有所受。三昧本無見。而安有所見。

受而無所受。是名爲正受。見而無所見。是名爲正見。

何名爲三昧。不住色布施。聲香味觸法。布施不布施。

何名爲三昧。不住色滅度。聲香味觸法。滅度不滅度。

何名爲三昧。不離。豈有卽。何名爲三昧。不卽。豈有離。

何名爲三昧。卽而無所卽。何名爲三昧。離而無所離。

何名爲三昧。離而無可離。何名爲三昧。卽而無可卽。

一行無三昧。三昧豈在行。三昧自三昧。三昧

不在行。

一相無三昧。三昧豈有相。三昧自三昧。三昧不在相。

何名為禪定。無生外離相。無生內不亂。是名真禪定。

何名為懺悔。無生懺前愆。無生悔後過。是名真懺悔。

禪不在於禪。禪而無所禪。無所禪而禪。無生是真禪。

定不在於定。定而無所定。無所定而定。無生是真定。

無生是真禪。真禪而虛空。虛空我本體。本體本自禪。

無生是真定。真定而虛空。虛空我本體。本體本自定。

懺不在於懺。懺而無所懺。無所懺而懺。無生是真懺。

悔不在於悔。悔而無所悔。無所悔而悔。無生是真悔。

是真悔。

無生本虛空。虛空虛空已。何有於前愆。又何待於懺。

無生本虛空。虛空虛空已。何有於後過。又何待於悔。

念念見法身。法身豈有見。見者非所見。不見是真見。

念念度自己。自己何以度。度者非所度。不度是真度。

離迷便是迷。離覺非正覺。迷覺猶在心。安能離迷覺。

除妄便是妄。除真亦非真。真妄猶在心。安能除真妄。

般若我智慧。何言生般若。智慧豈在外。而曰生般若。

佛性卽我心。何言見佛性。我心豈在外。而曰見佛性。

邪來以正度。有正卽有邪。邪正總不知。知正

便是邪。

迷來以悟度。有悟卽有迷。迷悟總不知。知悟便是迷。

本來本無生。是謂真面目。豈曰無色相。亦且無空相。

何有於邪正。何有於迷悟。雖云有起滅。俱無起滅處。

以無邪見故。有念便有邪。有邪着邪見。邪見非正見。

以無正見故。有念便有正。有正着正見。正見非正見。

皈依豈皈依。皈依不皈依。昔有皈依者。何言不皈依。

究竟豈究竟。究竟不究竟。昔有究竟者。何言不究竟。

我也本無生。無見亦無聞。無覺亦無知。我也無生。

我也本無生。有見而有聞。有覺而有知。我也

無生。不無生。

見於無所見。無見是真見。聞於無所聞。無聞是真聞。

覺於無所覺。無覺是真覺。知於無所知。無知是真知。

我也本無生。五蘊空非空。非以空五蘊。五蘊悉皆空。

我也本無生。六陰有非有。非以離六陰。六陰悉非有。

我也本無生。自然無無明。亦無無明盡。無生無無明。

我也本無生。自然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生無老死。

三皇此無生。而能皇天下。五帝此無生。而能帝天下。

三皇皇以道。道亦無可道。五帝帝以德。德亦無所得。

道既無可道。何者謂之道。何者謂之道。何者

不是道。

德既無可得。何者謂之德。何者謂之德。何者不是德。

大道本無爲。道道而非道。上德有不德。得德而非德。

道從何道生。可道不爲道。德從何德得。可得而不爲德。

道於無所道。無所道是道。德於無所得。無所得是德。

道其不可言。不可言者道。甚無著於言。而反以晦道。

性其不可見。不可見者性。甚無著於見。而反以迷性。

修道非修道。而先之以仁。求仁非求仁。而本之以性。

盡性非盡性。而至於其命。盡性以至命。至命以盡性。

命不得而命。性不得而性。夫誰能至命。夫誰

能盡性。

虛而未始神。神而未始氣。無神而生神。無氣而生氣。

佛放大光明。普照大千界。文王如日月。而光於四方。

佛也。此無生。無生而光明。文王此無生。無生而日月。

堯舜之太和。元氣滿宇宙。孔孟之剛大。浩然塞兩間。

堯舜此無生。無生而太和。孔孟此無生。無生而浩然。

天地本無生。萬物而化生。聖人本無生。萬民而樂生。

天地本無生。而能生日月。日月自照臨。日月也不知。

天地本無生。而能生山川。山川自流峙。山川也不知。

草木也。生生。草木也。不知。昆虫也。生生。昆虫

也不知。
利之而不庸。遷善而不知。耕田而鑿井。帝力
我何有。
天地生萬物。不起生物想。聖人生萬民。不起
生民想。
高明能配天。不起高明明想。博厚能配地。不起
博厚想。
自性本無非。而不起戒想。自性本無癡。而不
起慧想。

自性本無亂。而不起定想。頓悟無生道。何戒
與定慧。

自性本無礙。不起解脫想。自性本逍遙。不起
自在想。

何者是涅槃。不起涅槃想。究竟非究竟。不起
究竟想。

何者為夢想。不起夢想想。遠離非遠離。不起
遠離想。

不知有六根。不起六根想。不知有六塵。不起

六塵想。

不古而不今。不今而不古。今古自今古。無生無今古。

不去而不來。不來而不去。來去自來去。無生無來去。

或有以財施。以財施者凡。能不起財想。財施亦非凡。

或有以法施。以法施者聖。若或起聖想。法施亦非聖。

三身本無身。不起三身想。四智本無智。不起四智想。

四病無可離。不起離病想。百非無可絕。不起絕非想。

舍假以歸真。不起歸真想。萬境本如如。不起如如想。

常寂而常照。不起寂照想。常明而常覺。不起明覺想。

本性本金剛。不起金剛想。本性本圓覺。不起

無生篇下
圓覺想。

平等是佛性。真常是法身。佛性而離性。法身本無身。

胎卵與濕化。而皆有佛性。山河及大地。都是我法身。

法身本無生。佛性豈有異。充滿於法界。而不度衆生。

衆生我平等。與佛本不異。法身而非身。是名爲大身。

以幻而滅。幻滅而復滅。滅而無可滅。無生是真常。

空空而無。無無而復無。無而不可無。真常是無生。

母曰我滅。幻亦無可滅。母曰我真常。真常亦非常。

誰不證涅槃。以出離生死。若有出離心。未能離生死。

出離生死心。欲以證涅槃。以此欲證心。何以

證涅槃。

雖曰證涅槃。寔則無涅槃。夫既無涅槃。而曰證涅槃。

涅槃無可證。證於無所證。無所證而證。乃名證涅槃。

雖曰離生死。寔則無生死。夫既無生死。而曰離生死。

生死無可離。離於無所離。無所離而離。乃名離生死。

孰不離生死。何以離生死。若有生死。心何以離生死。

惡乎其有生。生以生為樂。惡乎其有死。死以死不樂。

惡乎其無生。生也而不生。惡乎其無死。死也而不死。

惡乎其生生。以心而不死。身雖不能生。亦可謂之生。

惡乎其死死。以心而不生。身雖未之死。亦可

謂之死。

人人言長生。惟恐身不生。身生而心死。何貴於身生。

人人言不死。惟恐身能死。身死而心生。何必身不死。

生而未嘗生。身生心不生。死而未嘗死。身死心不死。

此身有生死。此心無生死。此心有生死。真心無生死。

真心本無生。真心本無死。真心自然生。真心也不死。

心生是心死。心死心乃生。心死神可活。心生神不活。

卽心而卽仁。仁豈有生死。生也仁固生。死也仁豈死。

仁也豈不生。生生而不息。仁也豈有死。無有不生時。

仁生而心生。心生而仁生。仁也不有死。心也

豈有死。

真心元是性。真性本虛空。虛空無有生。虛空無有死。

生死虛空中。虛空不生死。生也心身生。死也心身死。

有念不虛空。有念而心死。無念是虛空。無念心不死。

心死是心生。心生是心死。心因有念生。心因有念死。

念以有心起。亦以有心滅。念起卽是妄。心妄而心死。

釋氏貴無念。無念以爲宗。心迷有起滅。不自有其宗。

儒亦貴無念。無念是爾祖。心迷有起滅。不自有其祖。

心或逐乎念。念起失其祖。心不逐乎念。無念是心宗。

無念心不生。無念心不死。有念心便生。有念

無生篇下
心便死。
夫焉無所生。夫焉無所死。能知有生死。便知無生死。
有生非是心。不生心亦非。有死非是心。不死心亦非。
生死若關心。鄉里之常人。生死不關心。乃古之聖人。
生死若關心。是名爲生死。生死不關心。不名爲生死。

無生能知生。生也。如無生。無死能知死。死也。如無死。
我身本不有。生則隨他生。死則隨他死。生死我何有。
生則隨他生。自有長生在。死則隨他死。自有不死在。
倏忽而心生。倏忽而心死。倏忽生而死。倏忽死而生。
倏忽生又生。倏忽死又死。何以爲真常。無生

不如此。

讀書千萬卷。不如一字無。空空是真我。萬物備於我。

汝勿謂釋迦。老子與孔子。都求之在外。從讀書來也。

我以為釋迦。老子與孔子。都求之在我。從無生來也。

天地本無生。感之而後生。聖人本無生。感之而後生。

天地雖能生。不感而不生。聖人雖能生。不感而不生。

造化本無私。亦何有動植。動植復生物。物生而動植。

動者而自動。植者而自植。動植本無生。無生而動植。

造化本無私。亦何有飛走。飛走復生物。物生而飛走。

飛者而自飛。走者而自走。飛走本無生。無生

而飛走。
蠢動皆含靈。含靈乃佛性。佛性是真常。真常者無生。
人人有佛性。人人有真常。人人有真常。人人有無生。
何以不思善。思善而善生。何以不思惡。思惡而惡生。
因思而後善。善卽在於思。善旣出於思。而不本無思。

無生則無思。無思安有生。有生便有思。有思豈無生。
有思而有生。卽名門外漢。無思而無生。捨筏登彼岸。

跋曰。

三教先生在宗孔堂門人朱有
開暨汪子九經趙子學泮侍得
覽無生既卒業有開進而問曰
天地豈不在於虛空之內與先
生曰亦在虛空之內亦在虛空
之外汪子曰夫如是則虛空豈

在於天地之內與。先生曰。亦在
天地之內。亦在天地之外。趙子
曰。先生每曰吾心最大。豈其能
與太虛同體。天地合德與。先生
曰。吾心之天地。豈不與天地而
合德邪。吾心之太虛。豈不與太
虛而同體邪。於是陳子大道後
至。亦得與聞之。曰。吾心之分量。
豈其若是其大與。先生曰。天地
之天地。豈不與吾心而合德邪。
太虛之太虛。豈不與吾心而同
體邪。要而言之。人人有此天地。
人人有此太虛。人人有此無生。
故無生也者。無所於生。無所於

不主也。辟之鏡焉。物來則照。我
何與焉。若能會此意。可以知無
生之大都矣。於是咸謂先生之
教。真可謂聞所未聞矣。遂共紀
之。以附驥後。謹跋。



